

北史

列傳

十二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5

12

30

25

20

15

10

文庫 11
D 275
12

蕭川屯鳳崗
氏庸向照由

柳田泉文庫

北史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

王肅

劉芳

常爽

孫遜
芳從子懋

孫景

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也父奐齊雍州刺史南史有傳肅少聰
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仕齊位祕書丞父奐及兄弟並為齊武帝
所殺太和十七年肅自建鄴來奔孝文時幸鄴聞其至虛矜待之
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帝甚哀惻之遂語及為國之道
肅所陳說深會旨帝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也肅因言肅氏危亡
之兆可以乘機帝於是圖南之規轉銳器重禮遇日有加焉親貴
舊臣莫之間也或屏左右談說至夜分不罷肅亦盡忠輸誠無



010190559624

隱避自謂君臣之際。猶孔明之遇玄德也。尋除輔國大將軍長史。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但爵許之。詔肅討齊義陽。聽招募壯勇。以爲爪牙。其募士有功。賞等。其從肅行者。六品以下。聽先擬用。以後聞若投化人聽。五品以下。先卽優授。肅至義陽。平破賊軍。除持節都督豫州刺史揚州八中正。肅善撫接。甚有聲稱。尋徵入朝。帝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設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其也。又詔曰。肅丁荼瓚世。志等伍胥窮踰。再暮。疏縕不改。有司依禮喻解。爲裁練禪之制。二十年七月。帝以久旱不雨。輟膳百寮效之。帝在崇虛樓。遣舍人問肅。對曰。伏承陛下輟膳。已經三日。羣臣不敢自寧。臣聞堯水湯旱。自定之數。須聖人以濟。未聞由聖以致。八是以國儲九年。以禦九年之變。昨四郊之外。已蒙滂澍。唯京城一內。微爲少澤。蒸庶未闕一飧。陛下輟膳三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帝遣答曰。雖不食數朝。猶然無感。朕誠心未至之所致也。朕志確然。死而後已。是夜霖雨大降。以破齊將裴叔業功。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子。肅頻表固讓。不許。詔加鼓吹一部。初齊之收肅父奐也。奐司馬黃瑤起攻奐。殺之。二十二年。平漢陽。瑤起爲輔國將軍。特詔以付肅。使紆泄哀情。孝文崩。遺詔以肅爲尚書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爲宰輔。徵會駕魯陽。肅至。遂與禧參同謀。謀自魯陽至京洛。行途喪紀。委肅參量。憂勤經綜。有過舊戚。禧兄弟。竝敬昵之。上下稱爲和輯。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羈縻。一旦在已之上。每謂人曰。朝廷以王肅加我。上尚可從。叔廣陵宗室尊宿。歷任內外。云何一朝令肅居其右也。肅聞。恒降避之。尋爲澄所奏劾。稱肅謀叛。事尋申釋。詔肅尚陳留長公主。本劉昶子婦。彭城公主也。賜錢二十萬。帛三千疋。肅奏考

以顯能。陟由績著。升明退閣。於是乎在。自百寮曠察。四稔于茲。請
依舊例。考檢能否。從之。裴叔業以壽春內附。拜肅使持節都督江
西諸軍事。與彭城王勰率步騎十萬以赴之。齊豫州刺史蕭懿屯
小峴。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將圖壽春。肅進師討擊。大破之。禽
叔獻。走蕭懿。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引見勞之。進位開府儀同三司。
封昌國縣侯。尋為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肅頻在
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咸得其心。清身好施。簡絕聲色。
終始廉約。家無餘財。然性微輕佻。頗以功名自許。護疵稱伐。少所
推下。孝文每以此為言。景明二年。薨於壽春。年三十八。宣武為舉
哀。給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帛一千匹。布五百匹。蠟三百
斤。并問其卜遷遠近。專遣侍御史一人監護喪事。又詔曰。杜預之
歿。窆於首陽。司空李冲覆舟是託。顧瞻斯所。亦二代之九原也。故

揚州刺史肅。忠義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平生本意。願終京陵。
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塋於冲預兩墳之間。使之神遊相得也。
贈侍中司空公。有司奏以肅貞心大度。宜謚匡公。詔謚宣簡。明帝
初。詔為肅建碑銘。自晉氏喪亂。禮樂崩亡。孝文雖釐革制度。變更
風俗。其間樸略。未能淳也。肅明練舊事。虚心受委。朝儀國典。咸自
肅出。子紹襲。紹字三歸。位中書侍郎。卒。贈徐州刺史。子遷襲。齊受
禪。爵通例降。紹弟理。孝靜初。得還朝。位著作佐郎。紹肅前妻謝生
也。肅臨薨。謝始攜女及紹。至壽春。宣武納其女為夫人。明帝又納
紹女為嬪。肅弟康。字文政。涉獵書史。微有兄風。宣武初。攜兄子誦
翊衍等入魏。拜中書侍郎。卒。幽州刺史。贈征虜將軍。徐州刺史。誦
字國章。肅長兄融之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清雋。風流甚美。歷位散
騎常侍。右將軍。光祿大夫。幽州刺史。長兼祕書監。給事黃門侍郎。

誦

明帝崩。靈太后之立幼主也。於時大赦。誦宣讀詔書。言制抑揚。風神疎秀。百寮傾屬。莫不歎美。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尚書左僕射。司空公。謚曰文宣。子孝康。尚書郎中。孝康弟儻。賦性清雅。頗有文才。齊文襄王中外府祭酒。誦弟衍。字文舒。各行器藝。亞於誦。位光祿大夫。廷尉卿。揚州刺史。大中正。度支七兵二尚書。太常卿。出爲散騎常侍。西兗州刺史。爲余朱仲遠所禽。以其名望不害。令騎牛從軍。父乃見釋。還洛。孝靜初。位侍中。卒。敕給東園祕器。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獻。衍篤於交舊。有故人竺虢。於西兗州爲仲遠所害。其妻子饑寒。衍置於家。累年贍恤。世人稱其敦厚。翊。字子游。肅次兄。深子也。風神秀立。好學。有文才。位中書侍郎。頗銳於榮利。結婚於元叉。爲濟州刺史。清靜有政績。入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卒。贈司空公。徐州刺史。子琛。武定中。儀同開府。記

室參軍

劉芳。字伯支。彭城叢亭里人。漢楚元王交之後也。六世祖訥。晉司隸校尉。祖該。宋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宋兗州長史。芳出後。宋東平太守遜之。邕同劉義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隨伯母房。逃竄青州。會赦。免舅元慶爲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馬。爲文秀所殺。芳母子入梁鄒城。慕容白曜南討。青齊梁鄒降。芳北徙。爲平齊人。時年十六。南部尚書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敷門。崔恥芳流播。拒不見之。芳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固。聰敏過人。篤志文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誦經不寢。至有易衣併日之弊。而澹然自守。不急急於榮利。不戚戚於貧賤。乃著窮通論。以自慰。常爲諸僧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一縑。歲中能入百餘疋。如此數年。賴以頗振。由是與德學大僧多有還往。時

有南方沙門慧度以事被責未幾暴亡芳因緣聞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時中官李豐至其始末知芳篤學有志行言之於太后微愧於心會齊使劉纘至芳之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纘相接拜中書博士後與崔光宋弁邢產等俱爲中書侍郎俄而詔芳與產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兼員外散騎常侍從駕洛陽自在路及旋京師恒侍坐講讀芳才思深敏特精經義博聞強記兼覽蒼雅尤長音訓辨析無疑於是禮遇日隆賞賚豐渥俄兼通直常侍從駕南巡撰述行事尋而除正王肅之來奔也孝文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嘗宴羣臣於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笄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髻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髻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男子婦人免髻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笄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纚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方言爲然曰此非劉石經也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徃質焉芳音義明辯疑者皆徃詢訪故時人號爲劉石經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徃釋頓祛平生之惑芳理義精贍類皆如是孝文遷洛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懷爲文以弔之芳爲注解表上之詔曰覽卿注殊爲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慙張賈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詔以芳經學精洽超遷國子祭酒以母憂去官帝征宛鄧起爲輔國將軍太尉長史從太尉咸陽王禧攻南陽齊將裴叔業入寇徐州疆場之人頗懷去就帝憂

之以芳爲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後兼侍中從征馬圈孝文崩於行宮及宣武卽位芳手加袞冕孝文襲斂暨乎啟祖山陵練祭始末喪事皆芳撰定咸陽王禧等奉申遺旨令芳入授宣武經及南徐州刺史沈凌外叛徐州大水遣芳撫慰振恤之尋正侍中祭酒中正竝如故芳表曰夫爲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教爲先唐虞以往典籍無據隆周以降任居武門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武門左今之祭酒則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宮與天子宮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人教學爲先鄭氏注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臣謂今旣徙縣崧瀍皇居伊洛宮闕府寺僉復故趾至於國學豈宜舛錯校量舊事應在宮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見存仍舊營構又云太初太和二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以上學唯以二或尚東或尚西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趾寬廣四郊別置相去遼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四門猶爲太曠以臣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審四學應從古不求集

儒禮官議其定所從之。遷中書令祭酒如故。出除青州刺史。爲政
儒緩。不能禁止姦盜。然廉清寡欲。無撓公私。還朝。議定律令。芳斟
酌古今。爲大議之主。其中損益多芳意也。宣武以朝儀多闕。其一
切諸議悉委芳修正。於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諮訪焉。轉太常卿。
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數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
祀不應隸太常。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寔
在審位。臣學謝全經業乖通古。豈可輕薦瞽言。妄陳管說。竊見所
置壇祠遠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旣曰職司。請陳膚淺。孟春
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郊也。賈逵云。東
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玄孟春令注云。王居
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玄別
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
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
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賈逵云。南郊火帝七
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
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
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兆黃帝
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
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云。以
迎秋於西郊。盧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昊九里。許
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
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
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
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鄭玄云。北郊去都城

北史四十二
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
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內千里二十分
其一以爲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爲遠郊迎王氣蓋於近郊漢不
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爲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
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
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採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
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至如三十里郊進乖鄭玄
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違漢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
各以郭門爲限里數依上禮朝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
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禮又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今
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禘祠于城南不云數里故今仍舊靈星
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爲祈田恒隸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
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大牛縣邑令長得祠晉祠令云
郡縣國祠社稷先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
周公廟所以別在洛陽者蓋緣姬旦創成洛邑故傳世洛陽崇祠
不絕以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爲洛陽界內神祠今竝移太常恐
乖其本天下此類甚衆皆當部郡縣修理公私施之禱請竊惟太
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臨時斟酌以意若遂爾妄營則
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以庸蔽
謬忝今職考括墳籍博采羣議既無異端謂粗可依據今玄冬務
隙野罄人閑遷易郊壇二三爲便詔曰所上乃有明據但先朝置
立已久且可從舊先是孝文於代都詔中書監高閭太常少卿陸
琇并公孫崇等十餘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後崇爲太樂令乃
上請尚書僕射高肇更共營理宣武詔芳共王之芳表以禮樂事

大不容輒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窮是非無以
 垂之萬葉為不朽之式被報聽許數旬之間頻頻三議于時朝士
 頗以崇專綜既久不應乖謬各嘿然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誥搜
 括舊文共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為盈縮有差不合典式崇雖示相
 酬答而不會問意卒無以自通尚書依事述奏仍詔委芳別更考
 制於是學者彌歸宗焉芳以社稷無樹又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日
 有變以朱絲為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大司徒職
 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王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
 宜木謂若松栢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
 社壇為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
 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
 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武通
 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人望見即敬之又所以表功
 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
 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
 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
 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
 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
 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
 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
 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為樹唯誠社
 誠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辯有樹之據猶未正所殖之木案論語
 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
 則云太社惟松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立社各異也愚以為宜殖

澤

以松何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殖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證稷乃社之細，蓋亦不離松也。宣武從之。芳沈雅方正，槩尚甚高。經傳多通，孝文尤器敬之。動相顧訪。太子恂之在東宮，孝文欲為納芳女，芳辭以年貌非宜。帝歎其謙慎，帝更救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文之女。孝文乃為恂聘之。與鄭懿女對為左右孺子焉。崔光於芳有中表之敬，每爭詢仰。芳撰鄭玄所注周官儀禮音，于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甯所注穀梁音，韋昭所注國語音，范華後漢書音，各一卷。辯類三卷。徐州人地錄二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毛詩箋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卷。周官儀禮義證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書監讓芳。宣武不許。卒。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文貞侯。長子懌，字祖欣，雅有文風，頗好文翰。歷徐州別駕、兗州左軍府長史、司空諮議參軍。屢為行臺出使，所歷皆有當官之稱。轉通直散騎常侍、徐州大中正。行郢州事。尋遷安南將軍、大司農卿。卒。贈徐州刺史。謚曰簡。無子弟。歆以第三子琰為後。歆字景興，好學，強立善事，當世高聲之。盛及清河王懌為宰輔，歆皆與其子姪交游。靈太后臨朝，又與太后兄子往還相好。太后令歆以詩賦授弟元吉。稍遷光祿大夫。孝武帝初，除散騎常侍、遷驃騎大將軍、國子祭酒。孝武於顯陽殿講孝經，歆為執經。雖酬答論難，未能精盡，而風采音制，足有可觀。尋兼都官尚書，又兼殿中尚書。及孝武入關，齊神武至洛，貴歆誅之子。騰字子昇，少有風氣，頗涉文史。位徐州開府從事中郎。父歆之死，騰率勒鄉部赴兗州，與刺史樊子鵠抗禦王師。每戰流涕突陣。城陷，禽送晉陽。齊神武矜而赦之。文襄為儀同開府，以騰為屬。本州大中正。轉中書舍人。時與梁和通，騰前後受敕，對其使一十六人。

歆

貴

爲司徒左長史。卒。贈南青州刺史。歛弟餞。位金紫光祿大夫。餞子逖。逖字子長。少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樂爲事。愛交游。善戲謔。齊文襄以爲永安公浚開府行參軍。逖遠離家鄉。倦於羈旅。發憤自勵。專精讀書。晉陽都會之所。霸朝人士攸集。咸務於宴集。逖在游宴之中。卷不離手。遇有文集所未見者。則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其好學如此。亦留心文藻。頗工詩詠。齊天保初。行定陶縣令。坐奸事。免十餘年。不得調。其姊爲任氏婦。沒入宮。敕以賜魏收。收所提攜。後爲開府參軍。及文宣崩。文士竝作挽歌。揚遵彥擇之。員外郎盧思道用八首。逖用二首。餘人多者。不過三四。中書郎李愔戲逖曰。盧八問訊劉二。逖銜之。乾明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宋梁王蕭莊還。兼三公郎中。武成時。和士開寵要。逖附之。正授中書侍郎。入典機密。時李愔獻賦言。天保中被讒。逖摘其文。奏曰。誹謗先朝。大不敬。武成怒。大加鞭撻。逖喜復前憾。曰。高槌兩下。執鞭一百。何如。呼劉二時。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逖欲獨擅文藻。不願與文士同行。時黃門侍郎王松年妹夫盧士游。性沈密。逖求以爲副。又逖姊魏家者。收時已放出。逖因次欲嫁之。士游不許。逖恐事露。亦不逼焉。遷給事黃門侍郎。修國史。加散騎常侍。除假儀同三司。聘周使副。二國始通。禮儀未定。逖與周朝議論往復。斟酌古今。事多合禮。兼文辭可觀。甚得名譽。使還。拜儀同三司。及武成崩。和士開欲改元。議者各異。逖請爲武平。私謂士開曰。武平反。爲明輔。逖作此以爲公。士開悅而從之。時士開爲衆口所排。婁定遠同輔政。逖遂回附之。使得西貨。悉以餉定遠。定遠外任。逖不自安。又陰結斛律明月。胡長仁。以自固。士開知之。未甚信。忽於明月門巷逢之。彌以爲實。初。逖各宦未達時。欲事祖珽。珽未原。謂人曰。我言彭城楚子。

應有氣俠。唯將崔季舒詩示人。殊乖氣望。逖乃為弟娶珽女。遂成密好。珽之將訢趙彥深和士開也。先與逖謀。逖乃告二人。故二人得為之計。珽被黜。令弟出其妻。及是逖解士開所嫌。尋出為仁州刺史。珽乃要行臺尚書盧潛。陷逖。許潛重遷。潛曰：「如此事，吾不為也。」更戒逖而護之。後被徵還。待詔文林館。重除散騎常侍。奏門下事未幾。與崔季舒等同戮。時年四十九。所制文筆三十卷。子逸人。開府行參軍。仕隋。終於洛陽令。芳從子懋。

懋字仲華。祖泰之父承伯。仕宋。竝有名位。懋聰敏好學。博綜經史。善草隸書。識奇字。宣武初入朝。位尚書外兵郎中。芳甚重之。凡所撰朝廷軌儀。皆與參量。尚書博議。懋與殿中郎袁翻常為議主。達於從政。臺中疑事。咸所訪決。尚書李平與結莫逆交。遷步兵校尉。領郎中兼東宮中舍人。轉員外常侍。鎮遠將軍。領考功郎中。立考

物祖

課之科。明黜陟之法。甚有條貫。孝昭初。大軍攻碓石。懋為李平行臺郎中。城拔。懋頗有功。太傅清河王懌愛其風雅。常目而送之。曰：「劉生堂堂。搢紳領袖。若天假之年。必為魏朝宰輔。」詔懋與諸才學之士。撰成儀令。懌為宰相。積年禮懋尤重。令諸子師之。遷太尉司馬。熙平二年冬。暴病卒。家甚清貧。亡之日。徒四壁而已。太傅懌及當時才儁。莫不痛惜之。贈持節前將軍南秦州刺史。謚曰宣簡。懋詩誄賦頌及文筆。見稱於時。又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常爽字仕明。河內溫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孫也。祖珍符堅南安太守。因世亂。遂居涼州。父坦乞伏。世鎮遠將軍。大夏鎮將。顯美侯。爽少而聰敏。嚴正有志槩。雖家人僮隸。未嘗見其寬誕之容。篤志好學。博聞強識。明習緯候。五經百家。多所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武

六經略序

成西征涼土。爽與兄士國歸款軍門。武成嘉之。賜士國爵五品。顯美男。爽為六品。拜宣威將軍。是時戎車屢駕。征伐為事。貴游子弟未遑學術。爽置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爽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之事。若嚴君焉。尚書左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真安。著作郎程靈虯。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竝稱爽之嚴教。獎勵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其為通識。歎服如此。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略注。以廣制作。甚有條貫。其序曰。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人情。啟悟耳目。未有不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槩。甯越庸夫也。講藝以全高尚之節。蓋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備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於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溫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於書也。潔靜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易為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游心寓目。習性文身哉。頃因暇日。屬意藝林。略傳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略注。以訓門徒焉。其略注行於世。爽不事王侯。獨守閒靜。講肄經典二十餘年。時號為儒林先生。年六十卒。於家。子文通。歷官至鎮西司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文通子景。

景字永昌少聰敏初讀論語毛詩一受便覽及長有才思雅好文
章廷尉公孫良舉為協律博士孝文親得其名既而用之為門下
錄事正始初招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敕景參議
宣武季舅護軍將軍高顯卒其兄右僕射肇託景及尚書邢巒并
州刺史高聰通直郎徐紇各作碑銘竝以呈御帝悉付侍中崔光
簡之光奏景名位乃處諸人之下文出諸人之上遂以景文刊石
肇尚平陽公主未幾主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已付學官
議正施行尚書又以訪景景以婦人無專國之理家令不得有純
臣之義乃執議曰喪紀之本實稱物以立情輕重所因亦緣情以
制禮雖理關盛衰事經今古而制作之本降殺之宜其實一焉是
故臣之為君所以資敬而崇重為君母妻所以從服而制義然而
諸侯大夫之為君者謂其有地土有吏屬無服文者言其非世爵
也今王姬降適雖加爵命事非君也理異列土何者諸王開國備
立臣吏生有趨奉之勤死盡致喪之禮而公主家令唯有一人其
丞已下命之屬官既無接事之儀實闕為臣之體原夫公主之貴
所以立家令者蓋以主之內事脫須關外理無自達必也因人然
則家令唯通內外之職及典主家之事耳無關君臣之理名義之
分也由是推之家令不得為純臣公主不得為正君明矣且女人
之為君男子之為臣古禮所不載先朝所未議而四門博士裴道
廣孫榮乂等以公主為之君以家令為之臣制服以斬乖繆彌甚
又張虛景吾難羈等不推君臣之分不尋制服之情猶同其議準
母制齊求之名實理未為允竊謂公主之爵既非食菜之君家令
之官又無純臣之式若附如母則情義罔施若準小君則從服無
據案如經禮事無成文即之愚見謂不應服朝廷從之景淹滯門

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楊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景在樞密十有餘年，爲侍中。崔光、盧和、游肇、元暉尤所知賞，累遷積射將軍、給事中。延昌初，東宮建，兼太子屯騎校尉，錄事皆如故。受敕撰門下詔書，凡四十卷。尚書元萇出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請景爲司馬，以景階次不及，除錄事參軍、襄威將軍，帶長安令，甚有惠政，人吏稱之。先是太常劉芳與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別典儀注多所草創，未成。芳卒，景纂成其事。及宣武崩，召景赴京，還修儀注，拜謁者僕射，加寧遠將軍。又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後授步兵校尉，仍舍人。又敕撰太和之後朝儀已施行者，凡五十餘卷。時靈太后詔依漢世陰鄧二后故事，親奉廟祀，與帝交獻。景乃據正，以定儀注，朝廷是之。正光初，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故。時明帝行講學之禮於國子寺，司徒崔光執經，敕景與董紹、張徹、馮元興、王延業、鄭伯猷等俱爲錄義事畢，又行釋奠之禮，竝詔百官作釋奠詩，以景作爲美。是年九月，蠕蠕主阿那瓌歸闕，朝廷疑其位次，高陽王雍訪景曰：「昔咸寧中南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之下，今日爲班，宜在蕃王儀同三司之門，雍從之。朝廷典章疑而不決，則時訪景而行。初平齊之後，光祿大夫高聰徙於北京，中書監高允爲之聘妻，給其資宅，聰後爲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報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景尚允才器，先爲遺德頌，司徒崔光聞而觀之，尋味良久，乃云：「高光祿，平日每矜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高氏不得獨擅其美也。」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受詔議定服章，敕景參修其事。尋進號冠軍將軍。阿那瓌之還國也，境上遷延，仍陳窘乏，遣尚書左丞元孚奉詔振恤。阿那瓌執孚過柔玄，奔於漠北，遣尚書令

李崇御史中尉兼右僕射元纂追討不及乃令景出塞經瓮山臨
瀚海宜敕勒衆而返景經涉山水愴然懷古乃擬劉琨扶風歌十
二首進號征虜將軍孝昌初給事黃門侍郎尋除左將軍太府少
卿仍舍人固辭少卿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徐州刺史元
法僧叛入梁梁武遣其豫章王蕭綜入據彭城時安豐王延明爲
大都督大行臺率臨淮王彧等衆軍討之旣而蕭綜降附徐州清
復遣景兼尚書持節馳與行臺都督觀機部分景經洛汭乃作銘
焉是時尚書令蕭寶夤都督崔延伯都督北海王顥都督車騎將
軍元恒芝等竝各出討詔景詣軍宣旨勞問還以本將軍徐州刺
史杜洛周反於燕州仍以景兼尚書爲行臺與幽州都督平北將
軍元譚以禦之景表求勒幽州諸縣悉入古城山路有通賊之處
權發兵夫隨宜置戍以爲防遏又以頃來差兵不盡強壯今之三
長皆是豪門多丁爲之今求權發爲兵明帝皆從之進號平北將
軍別敕譚西至軍都關北從盧龍塞據此二險以杜賊出入之路
又詔景山中險路之處悉令捍塞景遣府錄事參軍裴智成發范
陽三長之兵以守白巖都督元譚據居庸下口俄而安州石離冗
城斛鹽三戍兵反結洛周有衆二萬餘落自松岬赴賊譚勒別將
崔仲哲等截軍都關以待之仲哲戰沒洛周又自外應之腹背受
敵譚遂大敗諸軍夜散詔以景所部別將李琚爲都督代譚征下
口降景爲後將軍解州任仍詔景爲幽安玄四州行臺賊旣南出
鈔略薊城景命統軍梁仲禮率兵士邀擊破之獲賊將禦夷鎮軍
主孫念恒都督李琚爲賊所攻薊城之北軍敗而死率屬城人禦
之賊不敢逼洛周還據上谷授景平北將軍光祿大夫行臺如故
洛周遣其都督王曹紇真馬叱斤等率衆薊南以掠人穀乃遇連

雨賊衆疲勞。景與都督于榮、刺史王延年置兵栗國，邀其走路，大敗之。斬曹紇、真，洛周率衆南趨范陽。景與延年及榮破之，又遣別將重破之於州西彪眼泉，禽斬之。及溺死者甚衆。後洛周南圍范陽，城人翻降，執刺史延年及景，送於洛周。尋爲葛榮所吞。景又入滎，滎破。景得還朝。永安初，詔復本官，兼黃門侍郎。又攝著作，固辭不就。二年，除中軍將軍。正黃門先景參議正光壬子曆，至是賜爵高陽子。元顥內逼，莊帝北巡。景與侍中大司馬安豐王延明在禁中，詔諸親賓乃安。慰京師，顥入洛。景乃居本位。莊帝還宮，解黃門。普泰初，除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秘書監。以預詔命之勤，封濮陽縣子。後以例追。永熙二年，監議事。景自少及老，恒居事任，清儉自守，不營產業。至於衣食，取濟而已。耽好經史，愛翫文詞。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質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爲期。友人刀兵每謂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業，雖儉約可尚，將何以自濟也？吾恐摯太常方餒於栢谷耳。遂與衛將軍羊深矜其所乏，乃率刀雙司馬彥邕、李諧、畢祖彥、畢義顯等，各出錢千文而爲買馬焉。天平初，遷鄴。是時詔下三日，戶四十萬，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下，非陪從者，盡乘驢。齊神武以景清貧，特給車牛四乘。妻孥方得達鄴，後除儀同三司。仍本將軍。武定六年，以老疾去官。詔特給右光祿事，力終其身。八年薨。景善與人交，終始若一。其游處者皆服其深遠之度，未曾見其矜吝之心。好飲酒，澹於營利，自得懷抱，不事權門。性和厚恭慎，每讀書見韋弦之事，深薄之危，乃圖古昔可以鑒戒，指事爲象，讚而述之。曰：周雅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有朝隱大夫鑿戒斯文，乃煬焉而懼。曰：天道喪則性傾，利重則身輕。是故乘和體遜，式銘方冊，防微慎獨，載象丹青。

信哉辭人之賦。文晦而理明。仰瞻高天。聽卑視諦。俯測厚地。岳峻川渟。誰其戴之。不私不畏。誰其踐之。不陷不墜。故善惡是徵。物罔同異。論亢匪久。人咸敬忌。嗟乎唯地厚矣。尚亦競競。浩浩名位。孰識其親。搏之弗得。聆之無聞。故有戒於顯而隱於微。好爵是冒。聲奢是基。身陷於祿利。言溺於是非。或求欲而未厭。或知足而不辭。是故位高而勢逾迫。正立而邪逾欺。安有位極而危不萃。邪榮而正不彫。故悔多於地厚。禍甚於天高。夫悔未結。誰肯曲躬。夫禍未加。誰肯累足。固機發而後思。圖車覆而後改。躅悔之無及。故狡兔失穴。思之在後。故逆鱗易觸。君子則不然。體舒則懷卷。視溺則思濟。原夫人闕之度。邈於無階之天。勢位之危。深於不測之地。餌厚而躬不競。爵降而心不係。守善於已成。懼愆於未敗。雖盈而戒。沖通而慮滯。以知命為遊齡。以樂天為大惠。以戢智而從時。以懷愚而游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晝已決矣。猶夜則思其計。誦之口亦明矣。故心必賞其契。故能不同不誘。而弭謗於羣小。無毀無譽。而貽信於上帝。託身於金石。俱固立名。與天壤相弊。嵩競無侵。優游獨逝。夫如是。綺閣金門。可安其宅。錦衣玉食。可順其形。柳下三黜。不愠其色。子文三陟。不愷其情。而或者見居高可以持勢。欲乘高以據榮。見直道可以修己。欲專道以邀聲。夫去聲然後聲可立。豈矜道之所宜。慮危然後安可固。豈假道之所全。是以君子鑒恃道不可以流聲。故去聲而懷道。鑒專道不可以守勢。故去勢以崇道。何者。履道雖高。不得無亢。求聲雖道。不得無悔。然則聲奢繁則寔儉彫。功業進則身跡退。如此則精靈遂越。僑侈自親。情與道絕。事與勢隣。方欲役思以持勢。乘勢以求津。故利慾誘其性。禍難嬰其身。利慾交則幽顯以之變。禍難構則智術無所陳。若然者。雖廢

儒林傳
列女傳

爵帝局焉得而寧之。雖結珮皇廷焉得而榮之。故身道未究而崇邪之徑已形。成功未立而修正之術已生。福祿交蹇於人事。屯難頓萃於時情。忠介剖心於白日。耿節沉骨於幽靈。因斯愚智之所機。倚伏之所係。全亡之所依。其在遜順而已哉。嗚呼鑒之。嗚呼鑒之。景所著述數百篇。見行於世。刪正晉司空張華博物志及撰儒林列女傳各數十篇云。長子昶少學識有文才。早卒。昶弟彪之永安中司空行參軍。

論曰。古人云才未半古。功已過之。王肅流寓之士。見之一面。榮任赫然。寄同舊列。雖器業自致。抑亦逢時之所致焉。劉芳矯然特立。沈深好古。博通洽識。為世儒宗。懋才流識學。見重於世。不虛然也。常爽以儒素見著。稱景以文義見宗。美乎。十五年八月九日夜雨也

北史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終

北史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一

郭祚

張彥

邢巒

李崇

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魏車騎將軍淮弟亮之後也。祖逸。本州別駕。前後以二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上黨太守恬。太武時。浩親寵用事。拜逸徐州刺史。假榆次侯。贈光祿大夫。父洪之坐浩事誅。祚亡竄得免。少孤貧。姿貌不偉。鄉人莫之識。有女巫相祚。後當富貴。祚涉歷經史。習崔浩之書。尺牘文章。見稱於世。弱冠為州主簿。刺史孫小委之書記。又太原太守王希彥逸妻之姪也。共相

西川世國
氏周回南
氏周回南

調恤。乃振孝文。初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遷尚書左丞。長兼給事。黃門侍郎。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帝甚賞之。從南征。及還。正黃門車駕幸長安。行經渭橋。過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承邪。祚曰。是臣七世伯祖。帝曰。先賢後哲。頓在一門。祚對曰。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唯事魏文。微臣虛薄。遭奉聖明。自惟幸甚。因敕以太牢祭淮廟。令祚自撰祭文。以贊遷洛之規。賜爵東光子。孝文嘗幸華林園。因觀故景陽山。祚曰。山以仁靜。水以智流。願陛下修之。帝曰。魏明以奢失於前。朕何爲襲之於後。祚曰。高山仰止。帝曰。得非景行之謂。遷散騎常侍。仍領黃門。是時孝文銳意典禮。兼銓鏡九流。又遷都草創。征討不息。內外規略。號爲多事。祚與黃門宋弁參謀帷幄。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注疏。特成勤劇。嘗以立馮昭儀百官。又飲清徽後園。孝文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勤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溫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初孝文以李彪爲散騎常侍。祚因入見。帝謂祚曰。朕昨誤授一人官。祚對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帝沈吟曰。此自應有讓。因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啟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帝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回。不能復決。遂不換李彪官也。乘輿南討。祚以兼侍中。從拜尚書。進爵爲伯。孝文崩。咸陽王禧等奏祚兼吏部尚書。尋除長兼吏部尚書。并州大中正。宣武詔以姦吏逃刑。縣配遠戍。若永避不出。兄弟代之。祚奏曰。若以姦吏逃竄。徙其兄弟。罪人妻子。復應徙之。此則一人之罪禍。傾二室。愚謂罪人旣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縣名永配。於胥不免。姦途自塞。詔從之。尋正吏部。祚持身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下筆卽

云此人便以貴矣。由是事頗稽滯。當時每招怨讟。然所拔用者皆量才稱職。時又以此歸之。出爲使持節鎮北將軍瀛州刺史。及太極殿成。祚朝於京師。轉鎮東將軍青州刺史。祚逢歲不稔。闔境饑弊。矜傷愛下。多所振恤。雖斷決淹留。號爲煩緩。然士女懷其德澤。入爲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并州大中正。遷尚書右僕射。時議定新令。詔祚與侍中黃門參議刊正故事。令僕中丞騶唱而入宮門。至於馬道。及祚爲僕射。以爲非盡敬之宜。言於帝。納之。下詔。御在太極騶唱至止車門。御在朝堂。至司馬門。騶唱不入宮。自此始也。詔祚本官領太子少師。祚曾從幸東宮。明帝幼弱。祚持一黃瓠出奉之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唇齒。深爲帝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爲桃弓僕射。黃瓠少師。祚奏曰。謹案前後考格。雖班天下。如臣愚短。猶有未悟。今須定職人遷轉由狀。超越階級者。卽須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階半。正始中故尚書中山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滿三周爲限。不得計殘年之勤。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奏請裁決。旨云。黜涉之體。自依舊來。恒斷。今未審舊來之旨。爲從景明之斷。爲從正始爲限。景明考法。東西省文武閑官。悉爲三等。考同任事。而前尚書盧昶奏。上等之人。三年轉半階。今之考格。復分爲九等。前後不同。參差無準。詔曰。考在上中者。得汎以前有六年以上。遷一階。三年以上。遷半階。殘年悉除。考在上下者。得汎以前六年以上。遷半階。不滿者除。其得汎以後。考在上下者。三年遷一階。散官從盧昶所奏。祚又奏言。考察令。公清獨著德績超倫。而無負殿者。爲上上。一殿爲上中。二殿爲上下。累計八殿。品降至九。未審今諸曹府寺。凡考在事。公清。然才非獨著。績行稱務。而德非超倫。幹能粗可。而守平堪任。或人用小

劣處官濟事并全無負殿之徒爲依何第。景明三年以來至今十有一載。準限而判。三應升退。今旣通考。未審爲十年之中。通其殿最。積以爲第。隨前後年斷。各自除其善惡。而爲升降。且負注之章數。成殿爲差。此條以寡愆爲最多。戾爲殿。未審取何行是寡愆。何坐爲多戾。結果品次。復有幾等。諸文案失衷。應杖十者。爲一負罪。依律次過。隨負記。十年之中。三經肆眚。赦前之罪。不問輕重。皆蒙宥免。或爲御史所彈。案驗未周。遇赦復任者。未審記殿。得除以不。詔曰。獨著超倫。及才備寡咎。皆謂文武兼上上之極言耳。自此以降。猶有八等。隨才爲次。令文已具。其積負累殿。及守平得濟。皆含在其中。何容別疑也。云通考者。據總多年之言。至於黜陟之體。自依舊來年斷。何足復請。其罰贖已決之殿。固非免限。遇赦免罪。準其殿者。除之。尋加散騎常侍。時詔營明堂。國學。祚奏曰。今雲羅西舉。開納岷蜀。戎旗東指。鎮靖淮荆。漢沔之間。復須防捍。徵兵發衆。所在殷廣。邊郊多壘。烽驛未息。不可於師旅之濟。興板築之功。且獻歲云暨。東作將。臣愚量謂。宜待豐靖之年。因子來之力。可不時而就從之。宣武末年。每引祚入東宮。密受賞賚。多至百餘萬。雜以錦繡。又特賜以劔杖。恩寵甚深。遷左僕射。先是梁將康絢。遏淮將灌揚。徐祚表曰。肅衍狂狡。擅斷川瀆。役苦人勞。危亡已兆。宜敕揚州。選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令赴浮山。表裏夾攻。朝議從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州。刺史。征西將軍。太和以前。朝法尤峻。貴臣蹉跌。便致誅夷。李冲之用事也。欽祚識幹。薦爲左丞。又兼黃門。意便滿足。每以孤門。往經崔氏之禍。常慮危亡。苦自陳挹。辭色懇然。發於誠至。冲謂之曰。人生有運。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畏。自是積十數年。位秩隆重。而進趣之心。更復不息。又以東

宮師傳之資列辭尚書志在

賞儀同之位尚書令任城王

澄爲之奏聞及爲征西雍州雖喜外撫尚以府號不優心望加大執政者頗怪之於時領軍于忠恃寵驕恣崔光之徒曲躬承接祚心惡之乃遣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尚說高陽王雍令出忠爲州忠聞而大怒矯詔殺祚祚達於政事凡所經履咸爲稱職每有斷決多爲故事名器既重時望亦深一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惋惜靈太后臨朝遣追復伯爵正光中贈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

三司雍州刺史

初孝文之置中正從容謂祚曰并州中

正卿家故應推王瓊

退謂寮友曰瓊真僞今自未辯我家何

爲減之然主上直信

吹噓之說耳祚死後三歲而于忠死見

祚爲崇祚子景尚字思和涉歷書傳曉星歷占候言事頗驗初爲

彭城王中軍府參軍遷員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事中郎公強當

世善事權寵世號曰郭尖位中書侍郎未拜而卒景尚弟慶禮位

通直郎慶禮子元貞武定末定州驃騎府長史

張彛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也曾祖幸慕容超東牟太守歸魏賜

爵平陸侯位青州刺史祖準之彛又爲東青州刺史父靈真早卒

彛性公強有風氣歷覽經史襲祖侯爵與盧陽烏李安人等結爲

親友往來朝會常相追隨陽烏爲主客令安人與彛並散令彛少

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眇高上無所顧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謹因會

次見其如此遂召集百寮督責之令其修悔而猶無悛改善於督

察每有所巡檢彛常克其選清慎嚴猛所至人皆畏伏儔類亦以

此高之遷主客令例降侯爲伯轉太中大夫仍行主客曹事尋爲

黃門後從駕南征母憂解任彛居喪過禮送葬自平城達家千里

步從不乘車馬顏貌瘦瘠當世稱之孝文幸冀州遣使弔慰詔以

驍騎將軍起之。還復本位。以參定遷都之勳。進爵爲侯。轉太常少卿。遷散騎常侍。兼侍中。持節巡祭陝東河南十二州。甚有聲稱。使還。以從征之勤。遷尚書。坐舉元昭爲兼郎中。黜爲守尚書。宣武初。除正尚書。兼侍中。尋正侍中。宣武親政。罷六輔。彞與兼尚書邢巒。開處分非常。懼出京奔走。爲御史中尉甄琛所彈。云非武非兕。率彼曠野。詔書切責之。尋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彞務尚典式。考訪故事。及臨隴右。彌加討習。於是出入直衛。方伯羽儀。赫然可觀。羌夏畏伏。憚其威整。一方肅靜。號爲良牧。其年冬。太極初就。彞與郭祚等。俱以勳舊被徵。及還州。進號撫軍將軍。彞表解州任。詔不許。彞數政隴右。多所制立。宣布新風。革其舊俗。人庶愛仰之。爲國造佛寺。名曰興皇。諸有罪咎者。隨其輕重。謫爲土木之功。無復鞭杖之罰。時陳留公主寡居。彞意願尚主。主亦許之。僕射高肇亦望尚

主。主意不可。肇怒。譖彞擅立刑法。勞役百姓。詔遣直後萬貳興。馳驛檢察。貳興肇所親愛。必欲致彞深罪。彞清身奉法。求其憊過。遂無所得。見代還洛。猶停廢數年。因得偏風。手脚不便。然志性不移。善自將攝。稍能朝拜。久之。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彞愛好知己。輕忽下流。非其意者。視之蔑爾。雖疹疾家庭。而志氣彌高。上歷帝圖五卷。起元庖犧。終於晉末。凡十六代。一百二十八帝。歷三千二百七十年。雜事五百八十九官。武善之。明帝初。侍中崔光表彞及李韶朝列之中。唯此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器能幹世。又竝爲多。而近來參差。便成替後。計其階途。雖應遷涉。然恐班秩。猶未賜等。昔衛之公叔。引下同舉。晉之士丐。推長伯游。古人所高。當時見許。敢緣斯義。乞降臣位一階。授彼汎級。詔加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雖年向六十。加之風疹。而自強人事。孜孜無怠。公私法集。衣冠

從事延請道俗修營齋講好善欽賢愛獎人物南北新舊莫不多
之大起第宅微號華侈頗侮其疎宗舊戚不甚存紀時有怨憾焉
榮宦之間未能止足屢表在秦州豫有開援漢中之勲希加賞報
積年不已朝廷患之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別選格排抑武人
不使預在清品由是衆口喧喧謗讟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
害其家爨殊無畏避之意父子安然神龜二年二月羽林武賁將
幾千人相率至尚書省詬罵求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石
擊打公門上下懾懼莫敢討抑遂持火虜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爲
兵器直造其第曳爨堂下捶撻極意唱呼焚其屋宇始均仲瑀當
時踰北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羣小以請父命羽林等就加
毆擊生投之於烟火中及得尸骸不復可識唯以髻中小釵爲驗
仲瑀走免爨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比隣與致於寺遠近聞見莫
不惋駭乃卒官爲收掩羽林凶强者八人斬之不能窮誅羣豎卽
爲大赦以安衆心有識者知國紀之將墜矣喪還所焚宅與始均
東西分斂於小屋仲瑀遂以創重避居滎陽至五月得漸瘳始奔
父喪詔賜以布帛靈太后以其累朝大臣特垂矜惻數月猶遺言
泣下謂諸侍臣曰吾爲張爨飲食不御乃至首髮微有虧落悲痛
之若此初爨曾祖幸所招引河東人爲州裁千餘家後相依合旋
罷入冀州積三十年析別有數萬戶故孝文比校天下人戶最爲
大州爨爲黃門每侍坐以爲言孝文謂之曰終當以卿爲刺史酬
先世誠效爨追孝文徃旨累乞本州朝議未許爨亡後靈太后云
爨屢乞冀州吾欲用之有人違我此意若從其請或不至是悔之
無及乃贈使持節衛將軍冀州刺史謚文侯始均字子衡端潔好
學才幹有美於父叟陳壽魏書爲編年之體廣益異聞爲三十卷

又著冠帶錄及諸詩賦數十篇竝亡失初大乘賊起於冀瀛之間遣都督元遙討平之多所殺戮積尸數萬始均以郎中為行臺忿軍士以首級為功令檢集人首數千一時焚爇至於灰燼用息僥倖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之死也始末在烟炭之間有焦爛之痛論者或亦推咎焉贈樂陵太守謚曰孝子嵩之襲祖爵武定中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嵩之弟晏之

晏之字熙德幼孤有至性為母鄭氏教訓動依禮典從余朱榮平元顥賜爵武城子累遷尚書二千石郎中高岳征潁川復以為都督中兵參軍兼記室晏之文有武幹每與岳帷帳之謀又嘗以短兵接刃親獲首級深為岳所嗟賞齊天保初文宣為高陽王納晏之女為妃今赴晉陽成禮晏之後園陪讌坐客皆賦詩晏之詩云天下有道主明臣直雖休勿休永貽世則文宣笑曰得卿箴諷深以慰懷後行北徐州事尋即直為吏人所愛御史崔子武督

察州郡至北徐無所案劾唯得百姓所制清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遷兗州刺史未拜卒贈齊州刺史太常卿子乾威

乾威字元敬性聰敏涉獵羣書其世父嵩之謂人曰吾家千里駒也仕齊為太常丞仕周為宣納中士隋開皇中累遷晉王屬王甚美其才與河內張衡俱見禮重晉邸稱為二張焉及王為太子遷員外散騎侍郎太子內舍人煬帝即位授內史舍人儀同三司又以藩邸之舊加開府尋拜謁者大夫從幸江都以本官攝江都贊務稱為幹理乾威嘗在塗見一遺囊恐其主求失因令左右負之而行後數日物主來認悉以付之淮南太守楊綝嘗與十餘人同來謁見帝問乾威曰其首立者為誰乾威下殿就視而答曰淮南

太守楊紱。帝謂乾威曰：卿為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乾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紱，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蓋慎之至。其廉慎，皆此類也。帝甚嘉之。于時帝數巡幸，百姓疲弊，乾威因上封事以諫，帝不悅。自此見疎，未幾卒。官有子爽，仕至蘭陵令。乾威弟乾雄，亦有才器。秦孝王俊為秦州總管，選為法曹參軍。王嘗親案囚徒，乾雄誤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輩莫不歎服。後歷壽春、陽城二縣令，俱有政績。

邢巒，字洪賓，河間鄆人。魏太常貞之後也。族五世祖嘏，石勒頻徵不至。嘏無子，巒高祖蓋自旁宗入後，蓋孫穎字宗敬，以才學知名。太武時，與范陽盧玄等同徵，後拜中書侍郎，改通直常侍，平城子。使宋還，以病歸鄉。久之，帝曰：往憶邢穎長者，有學義，宜侍講東宮。今安在？司徒崔浩曰：穎臥病在家。帝遣太醫馳馭就療，卒，贈定州刺史。謚曰康。子修年，即巒父也。位州主簿。巒少好學，負帙尋師，守貧厲節，遂博覽羣書，有文才幹略，美鬚髯，姿貌甚偉。累遷兼員外散騎常侍，使齊還，再遷中書侍郎，甚見顧遇。嘗參坐席，孝文因行藥，至司空府南，見巒宅，謂巒曰：朝行藥至此，見卿宅，乃任東望德館，情有依然。巒對曰：陛下移構中京，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與魏升降，寧容不務永年之宅。帝謂司空穆亮僕射李冲曰：巒之此言，其意不小。有司奏策秀孝，詔曰：秀孝殊問經權異策，邢巒才清，可令策秀。後兼黃門郎，從征漢北。巒在新野，後至，帝曰：伯玉天迷其心，鬼惑其慮，守危邦，固逆主。至此以來，雖未禽滅，城隍已崩。想在不遠，所以緩攻者，正待中書為露布耳。尋除正黃門兼御史中尉。瀛州大中正，遷散騎常侍，兼尚書。宣武時，巒奏曰：先皇深觀古今，去諸奢侈，服御尚質，不貴彫鏤，所珍在素，不務奇緣。至乃以紙絹

行藥
同散
寒便教
可服也
可發也
生也

爲帳展銅鐵爲轡勒訓朝廷以節儉示百姓以憂矜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疆清晏遠近來同於是蕃貢繼路商估交入諸所獻貿倍多於常雖加以節約猶歲損萬計珍貨常有餘國用恒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無以支歲自今非爲要須者請皆不受帝從之尋正尚書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遷以漢中內附詔加巒使持節都督征梁漢諸軍事進退徵攝得以便宜從事巒至漢中遣兵討之賊皆欵附乘勝追奔至關城之下詔拜巒使持節梁秦二州刺史於是開地定境東西七百南北千里獲郡四十二部護軍及諸縣戍遂逼涪城巒表曰揚州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旣絕唯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經劉季連反叛鄧元起攻圍倉庫空竭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蕭深藻是常展少年未洽政務今之所任竝非宿將重名皆是左右少年而已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阻劔閣今旣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從南安向涪方軌任意前軍累破後衆喪魂四可圖也深藻是蕭衍兄子骨肉至親若其逃亡當無死理脫軍走涪城深藻何肯城中坐而受困五可圖也臣聞乘機而動武之善經未有捨于戚而康時不征伐而統一臣以不才屬當戎寄上憑國威頻有薄捷瞻望涪益旦夕可屠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後圖便難輒率愚管必將殄克如其無功分受憲坐若朝廷未欲經略臣便爲無事乞歸侍養微展烏鳥巒又表曰昔鄧艾鍾會率十八萬衆傾中國資給裁得平蜀所以然者鬪實力也況臣才絕古人何宜請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庶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前進已逼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便是成禽之物臣誠知征戎危事未

蓋白
以
辟
嫌
也

易可為。自軍度劔閣以來。鬚中白。所以勉強者。既到此地。而自退不守。恐孤先皇之恩。遇自陛下之爵祿。是以孜孜。頻有陳請。宣武不從。又王足於涪城。輒還。遂不定蜀。蠻既克巴西。遣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得梁將張法養女。有美色。甚惑之。散費兵儲。專心酒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蠻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降梁將譙希遠。巴西遂沒。武興氏楊集起等反。蠻遣統軍傅豎眼討平之。蠻之初至漢中。從容風雅。接豪右以禮。撫衆庶以惠。歲餘之後。頗因其去就。誅滅百姓。籍為奴婢者二百餘口。兼商販聚斂。清論鄙之。徵授度支尚書。時梁人侵軼徐兗。朝廷乃以蠻為使持節都督東討諸軍事。安東將軍尚書如故。宣武勞遣蠻於東堂。曰。知將軍旋京未久。膝下難違。然東南之寄。非將軍莫可。自古忠臣亦非無孝也。蠻曰。願陛下勿以東南為慮。帝曰。漢祖有云。金吾擊

郾。吾無憂矣。今將軍董戎。朕何慮哉。蠻至。乃分遣將帥。致討兗州。悉平。進圍宿豫。平之。帝賜蠻璽書。慰勉之。及梁城賊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又詔蠻率衆會蠻。以為鍾離天險。朝貴所具。乃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且俗語云。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臣既謂難。何容強遣。蠻既累表求還。帝許之。英果敗退。時人伏其識略。初侍中盧昶與蠻不平。昶與元暉俱為宣武所寵。御史中尉崔昶和之黨也。昶暉令亮糾蠻事。成許言於宣武。以亮為侍中。亮奏。蠻在漢中。掠良人為婢。蠻懼。乃以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龐景仁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人。奇色也。暉大悅。乃背昶為蠻言云。蠻新有大功。已經赦宥。不宜方為此獄。帝納之。高肇以蠻有克敵效。而為昶等所排。助蠻申釋。故得不坐。豫州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入。梁遣其將齊苟仁率衆入。據縣瓠。

詔巒持節率羽林精騎討之封平舒縣伯賞宿豫之功也宣武臨東堂勞遣巒曰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平巒曰今王師若臨士人必翻然歸順圍之窮城奔走路絕不度此年必傳首京師願陛下不足爲慮帝笑曰卿言何其壯哉知卿親老頻勞於外然忠孝不俱不得辭也於是巒率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次於鮑口擊賊大將胡孝智乘勝至縣瓠因卽度汝旣而大兵繼至遂長圍圍之詔巒使持節加鎮南將軍都督南討諸軍事中山王英南討三關亦次縣瓠以後軍未至前寇稍多憚不敢進乃與巒分兵將犄角攻之梁將齊苟仁等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卽斬早生等同惡數十人豫州平巒振旅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勞之巒曰此陛下聖略威靈英等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帝笑曰卿匪直一月三捷所足稱奇乃存士伯讓功而弗處巒自宿豫大捷及平縣瓠志行修正不復以財賄爲懷戎資軍實絲毫無犯遷殿中尚書加撫軍將軍卒於官巒才兼文武朝野瞻望上下悼惜之贈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初帝欲贈冀州黃門甄琛以巒前曾劾已乃云瀛州巒之本郡人情所欲乃從之及琛爲詔乃云優贈車騎將軍瀛州刺史議者笑琛淺薄謚曰文定子遜

遜字子言貌雖陋短頗有風氣襲爵後遷國子博士本州中正因謁靈太后自陳功名之子久抱沈屈臣父屢爲大將而臣身無軍功階級臣父唯爲忠臣不爲慈父靈太后慨然以遜爲長兼吏部郎中後位大司農卿與少卿元慶哲至相糾訟遜銳於財利議者鄙之卒贈光祿勳幽州刺史子祖徵開府祭酒父喪未終謀反伏法祖徵弟祖效貌寢有風尚仕齊卒於尚書郎祖效弟祖俊開府行參軍開皇中位尚書都官郎中巒弟偉尚書郎中偉子昕

賦述

昕字子明。幼孤。見愛於祖母李氏。好學。早有才情。解褐盪寇將軍。累遷太尉記室參軍。吏部尚書李神儁奏昕修起居注。太昌初。除中書侍郎。加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時言冒竊官級。為中尉所劾。免官。乃為述躬賦。未幾。受詔與祕書監常景典儀注事。武帝行釋奠禮。昕與校書郎裴伯茂等俱為錄義。永熙末。昕入為侍讀。與溫子昇。魏收。參掌文詔。遷鄴。乃歸河間。天平初。與侍中從叔子才。魏季景。魏收。同徵赴都。尋遷鄉里。既而復徵。時梁使兼散騎常侍劉孝儀等來聘。詔昕兼正員郎。迎於境上。司徒孫騰引為中郎。尋除通直常侍。加中軍將軍。既有才藻。兼長几案。自孝昌之後。天下多務。世人競以吏工取達。文學大衰。司州中從事宋游道以公斷見知。時與昕嘲謔。昕謂之曰。世事同知文學外。游道有慚色。與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於梁。昕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

聖

關於江南。齊文襄王攝選擬昕為司徒右長史。未奏。遇疾卒。士友悲之。贈車騎將軍。都官尚書。冀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自有集錄。偉弟晏。字幼平。美風儀。博涉經史。善談釋老。雅好文詠。位滄州刺史。為政清淨。吏人安之。卒。贈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謚曰文貞。晏篤於義讓。初為南兗州。例得一子解褐。乃啟其孤弟子慎。為朝請。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後為滄州。復啟孤兄子昕。為府主簿。而其子竝未從宦。世人以此多之。子充。字子高。頗有文學。位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於梁。時年二十八。後為中外府屬。坐事。死於晉陽。繼叔祖祐。字宗祐。少有學尚。知名於時。假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宋。以將命之勤。除建威將軍。平原太守。賜爵城平男。政清刑肅。百姓安之。卒於官。子產。字神寶。好學。善屬文。少時作孤蓬賦。為時所稱。舉秀才。除著作佐郎。假常侍。鄭縣子。使於齊。產仍世將。

孤蓬賦

北史四十三

命時人美之。歷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卒。朝廷嗟惜焉。贈平州刺史。樂城子。謚曰定。祐從子。蚪。字神彪。著作郎敏之子也。少為三禮。鄭氏學。明經。有文思。舉秀才。上第。為中書議郎。尚書殿中郎。孝文因公事與語。問朝覲宴饗禮。蚪以經對。大合上旨。帝崩。尚書令王肅多用新儀。蚪往往所以五經正禮。為尚書左丞。多所糾正。臺閣肅然。時雁門人有害母者。八坐奏輟之。而潛其室。宥其二子。蚪駁奏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謀逆者戮。及甚親害親者。令不及子。既逆甚。梟鏡禽獸之不若。而使禋祀不絕。遺育承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者。則宜投之四裔。救所在。不聽。配匹。盤庚言。無令易種。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羹。皆欲絕其類也。奏入。宣武從之。後為光祿少卿。母在鄉。遇患。請假歸。遇秋水暴長。河梁破絕。蚪得一小船而渡。船漏滿。不沒。時人異之。母喪。哀毀過禮。為時所稱。卒。贈幽州刺史。謚曰威。蚪善與人交。清河崔亮。頓丘李平。竝與親善。所作碑頌。雜筆三十餘篇。長子臧。

臧字子良。幼孤。早立操尚。博學有藻思。年二十一。神龜中。舉秀才。考上第。為太學博士。正光中。議立明堂。臧為裴頠一室之議。事雖不行。當時稱其理博。出為本州中從事。雅為鄉情所附。永安初。徵為金部郎中。以疾不赴。轉除東牟太守。時天下多事。在職少能。廉白。臧獨清慎奉法。吏人愛之。隴西李延寔。莊帝之舅。以太傅出除青州。啟臧為屬。領樂安內史。有惠政。後除濮陽太守。尋加安東將軍。臧和雅信厚。有長者之風。為時人所愛敬。為特進甄琛行狀。世稱其工。與裴敬憲。盧觀兄弟。竝結友。曾共讀。回文集。臧獨先通之。撰古來文章。并叙作者氏族。號曰文譜。未就。病卒。時賢悼惜之。其

文筆凡百餘篇。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文子恕。涉學有識悟。齊武平末。尚書屯田郎。隋開皇中。尚書侍郎。卒於沂州長史。

臧弟邵。字子才。小字京。少時有避。遂不行名。年五歲。魏吏部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日誦萬餘言。族兄巒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與時名勝。專以山水游宴。為娛。不暇勤業。嘗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徧之。後因飲。謔倦。方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無所遺。文章典麗。既贍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朶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邵皆為誦之。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吏部尚書隴西李神儁。大相欽重。引為忘年之交。釋巾為魏宣武挽郎。除奉朝請。遷著作佐郎。深為領軍元叉所禮。叉新除遷尚書令。神儁與陳郡袁翻在席。叉令邵作謝表。須臾便就。以示諸賓。神儁曰。邢邵此表足使袁公變色。孝昌初。與黃門侍郎李琰之對典朝儀。自孝明之後。文雅太盛。邵彫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為之紙貴。讀誦俄徧遠近。於時袁翻與范陽祖瑩。位望通顯。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邵藻思華贍。深共嫉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邵為謝章表。嘗有一貴勝。初授官。大事實食。翻與邵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為讓表。遂命邵作之。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常客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邵恐為翻所害。乃辭以疾。屬尚書令元羅出鎮青州。啟為府司馬。遂在青土。終日酣賞。盡山泉之致。永安初。累遷中書侍郎。所作詔文體宏麗。及余朱兆入洛。京師擾亂。邵與弘農楊愔。避地嵩高山。普泰

中兼給事黃門侍郎尋為散騎常侍太昌初敕令恒直內省給御
 史令覆案尚書門下事凡除大官先問其可不然後施行除衛將
 軍國子祭酒以親老還鄉詔所在特給兵力五人并令歲一入朝
 以備顧問丁母憂哀毀過禮後楊愔與魏元叉及邵請置學奏曰
 二黷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十二以
 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哲言育青衿而敷典教用能享國長久
 風徽萬祀者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阮儒滅學以蔽黔黎故九服
 分崩祚終二代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義東都有
 三本之盛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惟高祖孝
 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列教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但經
 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劔弗追世宗統曆聿遵先緒永平
 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為山還停一簣而明堂
 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
 固之重闕甄石之工墉構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
 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
 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不修仍同丘畝
 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
 億兆所以佇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既任事矣酬之以
 祿如此則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
 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鸞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
 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
 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
 也臣以為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晏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
 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與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

彫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鑄
琢之勞及諸事役非世急者三時農隙修比數條使辟雍之禮蔚
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寺
顯麗於中更明古今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
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靈太后令曰配饗
大禮爲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當敕有司
別議經始累遷尚書令加侍中于時與梁和妙簡聘使邵與魏收
及從子子明被徵入朝當時文人皆邵之下但以不持威儀名高
難副朝廷不令出境南人曾問賓司邢子才故應是北間第一才
士何爲不作聘使答云子才文辭實無所愧但官位已高恐非復
行限南人曰鄭伯猷護軍猶得將命國子祭酒何爲不可邵旣不
行復請還故郡武帝在京輔政徵之在筵爲賓客除給事黃門侍
郎與溫子昇對爲侍讀宣武富於春秋初總朝政崔暹每勸禮接
名賢詢訪得失以邵宿有名望故請徵焉宣武甚親重之多別引
見邵舊鄙崔暹無學術言論之際遂云暹無所知解宣武還以邵
言告暹并道此漢不可親近暹頗銜之邵奏魏帝發敕用妻兄李
伯倫爲司徒祭酒詔書已出暹卽啟宣武執其專擅伯倫官事便
寢邵由是被疎其後除驃騎西兗州刺史在州有善政桴鼓不鳴
吏人姦伏守令長短無不知之定陶縣去州五十里縣令妻日暮
取人斗酒束脯邵逼夜攝令未明而去責其取受舉州不識其所
以在任都不營生產唯南兗糴粟就濟陽食之邵繕修觀宇頗爲
壯麗皆爲之名題有清風觀明月樓而不擾公私唯使兵力吏民
爲立生祠并勒碑頌德及代吏人父老及媪嫗皆遠相攀追號泣
不絕至都除中書令舊格制生兩男者賞羊五口不然則絹十匹

僕射崔暹奏絕之。邵云：此格不宜輒斷，句踐以區區之越，賞法生三男者，給乳母，況以天下之大而絕此條，舜藏金於山，不以爲乏，今藏之於民，復何所損？又準舊皆訊囚取占，然後送付廷尉，邵以爲不可，乃立議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丞相不問鬪人，虞官弓招不進，豈使尸祝兼刀匕之役？家長侵鷄犬之功，詔竝從之，自除太常卿兼中書監，攝國子祭酒，是時朝臣多守一職，帶領二官甚少，邵頓居三職，竝是文學之首，當世榮之，幸晉陽路中，頗有甘露之瑞，朝臣皆作甘露頌，尚書符令邵爲之序，及文宣崩，凶禮多見，訊訪救撰哀策，後授特進，卒。邵率情簡素，內行修謹，兄弟親姻之間，稱爲雍睦，博覽墳籍，無不通曉，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爲意，窮其指要，吉凶禮儀，公私謚稟，質疑去惑，爲世指南，每公卿會議，事關典故，邵援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致宏遠，獨步當時，與濟陰溫子昇爲文士之冠，世論謂之溫邢，鉅鹿魏收雖天才艷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故子昇死後，方稱邢魏焉。雖望實兼重，不才位傲物，脫略簡易，不修威儀，車服器用，克事而已，有齋不居，坐臥恒在一小屋，果餌之屬，或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取，天姿質素，特安同異，士無賢愚，皆能傾接，對客或解衣覓虱，且與劇談，有書甚多，而不甚讐校，見人校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徧焉，能始復校，此日思誤書，更是一適，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與婦甚疎，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閣，爲狗所吠，言畢，便撫掌大笑，性好談賞，又不能閑獨，公事歸休，恒須賓客日伴，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在兗州有都信，云恕疾，使憂之，廢寢食，顏色貶損，及卒，人士爲之傷心痛悼，雖甚，竟不再哭。

賓客弔慰。投淚而已。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東門吳以還所未有也。有集三十卷，見行於世。邵世息大寶，有文情，孽子大德，大道略不識字焉。

李崇，字繼長，小字繼伯，頓丘人也。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誕之子。年十四，召拜主文中散，襲爵陳留公，鎮西大將軍。孝文初，爲荊州刺史，鎮上洛，敕發秦陝二州兵，送崇至理。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發兵自防，使人懷懼。」孝文從之，乃輕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人卽帖然。邊戍掠得齊人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荊州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在州四年，甚有稱績。召還京師，賞賜隆厚，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

盜竊始發，便爾禽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後例降爲侯，改授安東將軍，車駕南征，詔崇副驃騎大將軍咸陽王禧都督左翼諸軍事。徐州降人郭陸聚黨作逆，人多應之。崇遣高平卜冀州詐稱犯罪，逃亡歸陸，陸納之，以爲謀主。數月，冀州斬陸，送之，賊徒潰散。入爲河南尹，後車駕南討漢陽，崇行梁州刺史。氏楊靈珍遣弟婆羅與子雙領步騎萬餘襲破武興，與齊相結，詔崇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率衆討之。崇槎山分進，出其不意，表裏以襲，羣氏皆棄靈珍，散歸。靈珍衆滅，太半。崇進據赤土，靈珍又遣從弟建率五千人屯龍門，躬率精勇一萬據鶻碭，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鶻碭之口積大木聚礮石，臨崖下之以拒官軍。崇乃命統軍慕容拒率衆五千從他路，夜襲龍門，破之。崇自攻靈珍，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崇多設疑兵，襲克武興，齊梁州刺史陰廣宗遣參軍

鄭猷王思考率衆援靈珍崇大破之并斬婆羅首殺千餘人俘獲猷等靈珍走奔漢中孝文在南陽覽表大悅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功也拜梁州刺史手詔曰便可善思經略去其可除安其可育公私所患悉令芟夷以靈珍偷據白水崇擊破之靈珍遠遁宣武初徵爲右衛將軍兼七兵尚書轉左衛將軍相州大中正魯陽蠻柳北喜魯北燕等聚衆反叛諸蠻悉應之圍逼湖陽游擊將軍李暉光鎮北城盡力捍禦賊勢甚盛詔以崇爲使持節都督征蠻諸軍事以討之蠻衆數萬屯據形要以拒官軍崇累戰破之斬北燕等徙萬餘戶於幽并諸州宣武追賞平氏之功封魏昌縣伯東荊州蠻樊安聚衆於龍山僭稱大號梁武遣兵應之諸將擊不利乃以崇爲鎮南將軍都督征蠻諸軍事率步騎討之崇分遣諸將攻擊賊壘連戰克捷生禽樊安進討西荊諸蠻悉降尋兼侍中東道大使黜陟能否著賞罰之稱出除散騎常侍征南將軍揚州刺史詔曰應敵制變算非一塗救左擊右疾雷均勢今胸山蟻寇久結未殄賊衍狡詐或生詭劫宜遣銳兵備其不意崇可都督淮南諸軍事坐敦威重遙運聲算延昌初加侍中車騎將軍都督江西諸軍事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_在後見前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竝有隣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旬然後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可出奔哀也苟泰聞卽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歎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楊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爲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陽氏自云見鬼

說思安被害之苦。饑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歎引。獄將決。竟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在北州。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任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脫矜慙。為往告報。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重相報。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見雇。幾何。當放賢弟。苦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此人具以報崇。攝慶賓問之。伏引。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為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密。皆此類也。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壽春城中有魚。數從地湧出。野鴨羣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

產
酬也

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版而已。州府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脚。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但憐茲士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守死此城。時州人裴絢等受梁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為亂。崇皆擊滅之。又以洪水為災。請罪解任。詔曰：夏雨汎濫。斯非人力。何得以此辭解。今水涸路通。公私復業。便可繕甲積糧。修復城雉。勞恤士庶。務盡綏懷之略也。崇又表解州不聽。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崇沈深有將略。寬厚善御衆。在州凡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彪。賊甚憚之。梁武惡其久在淮南。屢設反間。無所不至。宣武雅相委重。梁無以措謀。乃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戶郡公。諸子皆為縣侯。欲以

構崇崇表言其狀宣武屢賜璽書慰勉之賞賜珍異歲至五三親待無與爲比梁武每歎息服宣武之能任崇也孝明踐阼褒賜衣馬及梁遣其游擊將軍趙祖悅襲據西碛石更築外城逼徙緣淮之人於城內又遣二將昌義之王神念率水軍沂淮而上規取壽春田道龍寇邊城路長平寇五門胡興茂寇開霍揚州諸戍皆被寇逼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船艦二百餘艘教之水戰以待臺軍梁霍州司馬田休等寇建安崇遣統軍李神擊走之又命邊城戍王邵申賢要其走路破之於濡水俘斬三千餘人靈太后璽書勞勉許昌縣令兼紆麻戍王陳平王南引梁軍以戍歸之崇自秋請援表至十餘詔遣鎮南將軍崔亮救碛石鎮東將軍蕭寶寅於梁堰上流決淮東注朝廷以諸將不相赴乃以尚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節節度之崇遣李神乘鬪艦百餘艘沿淮與李平崔亮合攻碛石李神水軍尅其東北外城祖悅力屈乃降朝廷嘉之進號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如故梁淮堰未破水勢日增崇乃於碛石戍間編舟爲橋北更立船樓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籬至兩岸蕃版裝治四箱解合賊至舉用不戰解下又於樓船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棧又於八公山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魏昌城崇累表解州前後十餘上孝明乃以元志代之尋除中書監驃騎大將軍儀同如故出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徵拜尚書左僕射遷尚書令加侍中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然性好財賄販肆聚斂孝明靈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卽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唯長樂公兩手持絹二十匹而出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廉儉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

脚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蠕蠕
主阿那瓌犯塞。詔崇以本官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
陽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少。孝明目而壯之。
朝臣莫不稱善。遂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賊而還。崇請改六鎮爲州。
兵編戶。太后不許。後北鎮人破落汗拔陵反。所在響應。征北將軍
臨淮王彧大敗於五原。安北將軍李叔仁尋敗於白道。賊衆日甚。
詔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黃門於顯陽殿。曰。賊勢侵淫。寇連恒朔。
金陵在彼。夙夜憂惶。諸人宜陳良策。吏部尚書元修義以爲須得
重貴鎮壓恒朔。總彼師旅。備衛金湯。詔曰。去歲阿那瓌叛逆。遣李
崇北征。崇遂長驅塞北。返旆榆關。此一時之盛。朕以李崇國戚。望
重器識。英斷意欲還遣。崇行總督三軍。揚旌恒朔。諸人謂可。爾不
僕射蕭寶寅等曰。陛下此遣實合羣望。於是詔崇以本官加使持
節開府北討大都督撫軍將軍崔暹領軍將軍廣陽王深皆受崇
節度。又詔崇子光祿大夫神軌假平北將軍隨崇北討。崇至五原。
崔暹大敗于白道之北。賊遂并力攻崇。崇與廣陽王深力戰。累破
賊衆。相持至冬。乃引還平城。深表崇長史祖瑩詐增功級。盜沒軍
資。崇坐免官爵。徵還。以後事付深。後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南
叛。時除安樂王鑿爲徐州刺史。以討之。爲法僧所敗。單馬奔歸。乃
詔復崇官爵。爲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會崇疾篤。乃以衛將軍
安豐王延明代之。改除開府相州刺史。侍中將軍儀同竝如故。孝
昌元年。薨於位。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曰武康。
後重贈太尉公。餘如故。長子世哲。性輕率。供奉豪侈。少經征伐。頗
有將用。爲三關別將。討羣蠻。大破之。還拜鴻臚少卿。性傾巧。善事
人。亦以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爲李錐。

為相州刺史。斥遂百姓遷徙佛寺，逼買其地，部內患之。崇北征之，後徵兼太常卿、御史高道穆，毀發其宅，表其罪過。後除涇州刺史，賜爵衛國子。卒，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世哲弟神軌，小名青肫，受父爵陳留侯。累出征伐，頗有將領之氣。孝昌中，靈太后淫縱，分遣腹心媼姬出外，陰求悅人，神軌為使者所薦，寵遇勢傾朝野。時云見幸帷幄，與鄭儼為雙，頻遷征東將軍、武衛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常領中書舍人。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鑿據州反，詔神軌與都督源子邕等討平之。後於河陰遇害。建義初，贈侍中、司空、公、相州刺史。謚曰烈。崇從弟平。

平字雲定，少有大度，及長，涉獵羣書，好禮易，頗有文才。太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孝文禮之甚重，頗經大憂，居喪以孝稱。後以例降襲爵彭城公。累遷太子庶子。平請自效一郡，帝曰：「卿復欲以吏事自試也？」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靜，吏人懷之。徵行河南尹，豪右權威憚之。宣武卽位，除黃門郎，遷司徒左長史。行尹如故。尋正尹，長史如故。車騎將幸鄴，平上表諫，以為嵩都創構，洛邑倣營，雖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人至洛，始欲向盡，資產罄於遷移，牛畜斃於輦運，陵太行之險，越長津之難，辛勤備經，得達京闕，富者猶損太半，貧者可以意知。兼歷歲從戎，不遑啟處。自景明以來，差得休息，事農者未積一年之儲，築室者裁有數間之屋，莫不肆力伊瀍，人急其務，實宜安靜，新人勸其稼穡，令國有九載之糧，家有水旱之備。若乘之以羈紲，則所廢多矣。不從。詔以本官行相州事。帝至鄴，親幸平第，見其諸子，尋正刺史。平勸課農桑，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克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講堂，親為立贊。前來臺使頗好侵漁，平乃畫履武尾，踐薄水於客館，汪頌其

下以示誠焉。徵拜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冀州刺史。京兆王愉反於信都，以平爲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行冀州以討之。宣武臨式，乾殿勞遣平，因曰：「何圖今日言及斯事，歔歔流涕。」平對曰：「愉天迷其心，構此梟悖。陛下不以臣不武，委以總督之任。如其稽顙軍門，則送之大理；若不悛待戮，則鳴鼓釁鉦。非陛下之事。」平進次經縣，諸軍大集。夜有蠻兵數千，斫平前壘，矢及平帳。平堅臥不動，俄而仍定。遂至冀州城南十六里，大破逆衆，逐北至城門，遂圍城。愉與百餘騎突門走，平遣統軍叔孫頭追之，去信都八十里。禽愉，冀州平。以本官領相州。大中正平先爲尚書令，高肇侍御史王顯所恨，後顯代平爲中尉，平加散騎常侍。顯劾平在冀州隱截官口，肇又扶成其狀，奏除平名。延昌初，詔復官爵。除定冀二州刺史。前來良賤之訟多有積年不決，平奏不問真僞，一以景明年前爲限。於是諍訟止息。武川鎮人饑，鎮將任欵請貸，未許。擅開倉振恤，有司繩以費散之條，免其官爵。平奏欵意在濟人，心無不善。帝原之，遷中書令。尚書如故。孝明初，轉吏部尚書。平高明強濟，所在有聲。但以性急爲累。尚書令任城王澄奏：「理平定冀之勲，靈太后乃封武邑郡公，賜縑二千五百匹。先是梁遣其將趙祖悅逼壽春，鎮南崔亮攻之未尅，又與李崇乖貳。詔平以本官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諸軍東西州將，一以稟之。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詔平長子獎以通直郎從。於是率步騎二千赴壽春，嚴勸崇亮令水陸兼備。尅期齊舉，崇亮憚之，無敢乖互。頻日交戰，破賊軍。安南將軍崔延伯立橋於下蔡，以拒賊之援。賊將王神念、昌義之等不得進，救祖悅守死窮城。平乃部分攻之，斬祖悅，送首於洛。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平還京師，靈太后見於宣光殿。

北史四十三
賜以金裝刀仗一口。時南徐州表云：梁堰淮水，日為患。詔公卿議之。平以為不假兵力，終自毀壞。及淮堰破，太后大悅，引羣臣入宴。敕平前，孝明手賜縑布百段。卒，遣令薄塋。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帛七百匹。靈太后為舉哀於東堂，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文烈公。平自在度支，至於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懈，凡處機密，十有餘年，有獻替之稱。所制文筆，別有集錄。長子獎襲。

獎字遵穆，容貌魁偉，有當世才度。位中書侍郎、吏部郎中，以本官兼尚書，出為相州刺史。初元，又擅朝，獎為其親待，頻居顯職。靈太后反政，削除官爵。孝莊初，為散騎常侍、河南尹。獎前後所歷，皆以明濟著稱。元顥入洛，顥以獎兼尚書右僕射，慰勞徐州、羽林及城人。承顥旨，害獎，傳首洛陽。孝武帝初，獎故吏宋游道上書理獎，詔贈冀州刺史。子構襲，構字祖基，少以方正見稱。襲爵武邑郡公。齊天保初，降爵為縣侯，位終太府卿，贈吏部尚書。構早有名譽，歷官清顯，常以雅道自居，甚為名流所重。子丕有父風，位尚書祠部郎中。丕弟克通，直散騎常侍，獎弟諧。

諧字虔和，幼有風采。趙郡李搔嘗過元，又門下見之，歸謂其父元忠曰：「領軍門下見一神人，元忠曰：『必李諧也。』」問之果然。襲父先爵彭城侯，文辯為時所稱。歷位中書侍郎。天平末，魏欲與梁和好，朝議將以崔陵為使。陵曰：「文采與識，陵不推李諧。」口頰顧顧，諧乃大勝。於是以諧兼常侍、盧元明兼吏部郎。李業興兼通直常侍，聘焉。梁武使朱异覘客，异言諧元明之美，諧等見及出，梁武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勅敵卿輩，常言北間都無人物，此等何處來？」謂异曰：「過卿所談，是時鄴下言風流者，以諧及隴西李神儁、范陽

盧元明北海王元景弘農李遵彥清河崔瞻為首初通梁國妙簡
 行人神雋位已高故諧等五人繼踵而遵彥遇疾道還竟不行既
 南北通好務以俊乂相矜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
 得與焉梁使每入鄴下為之傾動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
 館門成市宴日齊文襄使左右覘之賓司一言制勝文襄為之撫
 掌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梁武親與談說甚相愛重諧使還後
 遷祕書監卒於大司農諧為人短小六指因瘻而舉頤因跛而緩
 步因窘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文集十餘卷諧長子岳字祖
 仁官中散大夫性純至居甚慘未曾聽婢過前追思二親言則流
 涕岳弟庶方雅好學甚有家風歷位尚書郎司徒掾以清辯知名
 常攝賓司接對梁客梁客徐陵深歎美焉庶生而天闈崔謚調之
 曰教弟鍾鬚以錐徧刺作孔插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回施貴族
 蕤眉有效然後樹鬚世傳謚門有惡疾以呼施為墓田故庶言及
 之邢子才在傍大笑除臨漳令魏書之出庶與盧斐王松年等訟
 其不平魏收書王慧龍自云太原人又書王瓊不善事以盧同附
 盧玄傳李平為陳留人云其家貧賤故斐等謹訟語楊愔云魏收
 合誅愔黨助魏故遂白齊文宣庶等竝髡頭鞭杖二百庶死於臨
 漳獄中庶兄岳痛之終身不歷臨漳縣門庶妻元羅女也庶亡後
 岳使妻伴之寢宿積五年元氏更適趙起嘗夢庶謂已曰我薄福
 託劉氏為女明日當出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舊恩故來相
 見告君宜乞取我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東南入窮巷是也元氏
 不應庶曰君似懼趙公意我自說之於是起亦夢焉起寤問妻言
 之符合遂持錢帛躬往求劉氏如所夢得之養女長而嫁焉庶弟
 蔚少清秀有襟期倫理涉觀史傳兼屬文詞昆季竝尚風流長裾

廣袖從容甚美。然頗涉疎放。唯蔚能自持。公幹理甚。有時譽。坐免庶事。徙平州。後還。位尚書左中兵郎中。仍聘陳使副。江南以其父曾經將命。甚重焉。還。坐將人度江私市。除名。後卒於祕書丞。士友悼惜之。蔚弟若聰。敏頗傳家業。風采詞令。有聲鄴下。坐兄庶事。徙臨海。乾明初。追還。後兼散騎常侍。大被親狎。加儀同三司。若性滑稽。善諷誦。數奉旨詠詩。并使說外間世事。可笑樂者。凡所話談。每多會旨。嘗在省中。趨而前。却對答。學奏事之象。和士開聞而奏之。帝每狎弄之。武成以斛律金舊老。每朝賜羊車。上殿。金曾使人奉啟。若爲舍人。誤奏云。在闕下。詔命出羊車。若重思。知金不至。竊言羊車鹿車。何所迎。帝聞。亦笑而不責。又帝於後園講武。令若爲吳將。皇后皆出。引若當前。觀其進止。俯仰事罷。遣使謝之。厚加賞賜。韓長鸞等忌惡之。密構其短。坐免官。未幾。詔復本官。隋開皇中。卒於秦王府諮議。諸弟邕。字修穆。幼而儁爽。有逸才。位高陽王雍友。凡所交游。皆倍年。儁秀卒。贈洛州刺史。謚曰文。

論曰。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孝文經綸之始。獨在勤勞之地。居官任事。可稱述焉。張夔風力蹇蹇。有王臣之氣。銜命擁旄。風聲克舉。俱魏氏器能之臣乎。遭隨有命。二子俱逢世亂。悲哉。晏之乾威。可謂亡焉不絕。邢巒以文武才策。當軍國之任。內參機揆。外寄折衝。其緯世之器歟。子才少有盛名。鼓動京洛。文宗學府。獨秀當年。舉必任真情。無飾智。疎通簡易。罕見其人。足爲一代之模楷也。及明。崔悅之謗言。執侯景之姦使。昔人稱孟軻爲勇。於文簡公見之。唯嘗短崔暹。頗爲累德。阮籍未嘗品藻人物。斯亦良有以焉。李崇風質英重。毅然秀立。任當將相。望高朝野。平以高明幹略。效智於時。出入當官。功名尅著。贊務之材也。諧風流文辯。蓋人望乎。

昭和十五年八月十八日了之

北史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一 終

北史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一

崔光 子勅 弟子鴻

崔亮 從弟光部 叔祖道固

崔光清河人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賜名焉祖曠從慕容德南度河居青州之時地名也慕容氏滅仕宋為樂陵太守於河南立冀州置郡縣即為東清河師人縣分易更為南平原貝丘人也父靈延宋長廣太守與宋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魏軍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光年十七隨父徙代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備書以養父母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著作郎與祕書丞李彪參撰國書再遷給事黃門侍郎甚為孝文所知待常曰孝伯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以參贊遷都謀賜爵朝陽子拜散騎常侍著作如兼太

故

西川忠貞堂
氏備府

賦詩
三十八篇

子少傅。又以本官兼侍中。使持節為陝西大使。巡方省察。所經述叙古事。因賦詩三十八篇。還仍兼侍中。以謀謨之功。進爵為伯。光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必善言以報。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皇興初。有同郡二人。竝被掠為奴婢。後詣光求哀。光乃以二口贖免。孝文聞而嘉之。雖處機近。未曾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政而已。孝文每對羣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咎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是。宣武即位。正除侍中。初光與李彪共撰國書。太和之末。彪解著作。專以史事任光。彪尋以罪廢。宣武居景闈。彪上表求成魏書。詔許之。彪遂以白衣於祕書省著述。光雖領此官。以彪意在專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讓彪。宣武不許。遷太常卿。領齊州大中正。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詔散騎侍郎趙邕以問光。光表曰。臣謹案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路軫中。雌雞化為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為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言小臣將乘君之威。以害政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一身皆似雄。但頭冠上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賊。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人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雞狀不同其應。頗相類矣。向邕竝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趨足眾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尚微易。

災

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觀之而懼，乃能招福。闇主視之彌慢，所用致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皆陛下所觀者。今或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比者。南境死亡千計，白骨橫野，存有酷恨之痛，歿為怨傷之魂。義陽屯師，盛夏未反，荆蠻狡猾，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多往無還，百姓困窮，絞縊以殞。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羣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賈誼哭歎谷永切諫之時。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陛下為人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內外怨弊，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警天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貴越。往者鄧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饗如罕，宴宗或闕，時應親享郊廟，延敬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旨，撫振貧瘼，簡費山池，減撤聲飲，晝存政道，夜以安身。博采芻蕘，進賢黜佞，則兆庶幸甚。妖餌慶進，禎祥集矣。帝覽之大悅。後數日，而茹皓等竝以罪失伏法。於是禮光逾重。二年八月，光表曰：去二十八日，有物出于太極之西序，敕以示臣。臣案其形，卽莊子所謂蒸成菌者也。又云：朝菌不終晦朔，雍門周所稱磨蕭斧而伐朝菌，指言蒸氣鬱長，非有根種，柔脆之質，彫殞速易，不延旬月，無擬蕭斧。又多生墟落穢濕之地，罕起殿堂高華之所。今極宇崇麗，壇築工密，糞朽弗加，沾濡不及，而茲菌歛構，厥狀扶疎，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為敗亡之象。然懼災修德，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是故桑穀拱庭，太戊以昌，雉雉集鼎，武丁用熙。自比鷓鴣巢于廟殿，梟鵬鳴于宮寢，菌生賓階，軒坐之正，準諸往記，信可為誠。且東南未靜，兵革不息，郊甸之內，大旱跨時，人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

願陛下追殷二宗感變之意。側躬聳誠，惟新聖道，節夜飲之，忻強朝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四年，除中書舍人。永平元年秋，將誅元愉，妾李氏羣官無敢言者。敕光爲詔。光逡巡不作。奏曰：「伏聞常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亂，誠合此罪。但外人竊云：李今懷妊，例待分產。且臣尋諸舊典，兼推近事，戮至刳胎，謂之虐刑。桀紂之主，乃行斯事。君舉必書，義無隱諱。酷而乖法，何以示後？」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至有天失。臣之愚識，知無不言。乞停李獄，以俟育孕。帝納之。延昌元年，遷中書監，侍中如故。二年，宣武幸東宮，召光與黃門甄琛、廣陽王深等竝賜坐。詔光曰：「卿是朕西臺大臣，當令爲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卽令明帝出焉。從者十餘人，敕以光爲傅之意。令明帝拜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明帝遂南面再拜。詹事王顯啟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畢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謝而出。於是賜光繡采一百匹。琛、深各有差，尋授太子少傅。遷右光祿大夫，侍中監如故。四年正月，宣武夜崩。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迎明帝於東宮，安撫內外。光有力焉。帝崩後二日，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內。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衰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喜橫劍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壯光理義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於是遂還，頻遣左右致謝。初，永平四年，以黃門郎孫惠蔚代光領著作。惠蔚首尾五歲，無所厝懷。至是尚書令任城王澄表光宜還史任。於是詔光還領著作。遷特進，以奉迎明帝功，封博平縣公，領國子祭酒。詔

乘步挽於雲龍門出入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靈太后臨朝後光累表遜位于忠擅權光依附之及忠稍被疎黜光并送章綬寇服茅土表至十餘上靈太后優答不許有司奏追于忠及光封邑熙平元年二月太師高陽王雍等奏舉光授明帝經初光有德於靈太后四月更封光平恩縣侯以朝陽伯轉授第二子勗其月敕賜羊車一乘時靈太后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婦人文章因以致諫是秋靈太后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曰禮記云諸侯非問疾弔喪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爲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寧親沒使卿大夫聘春秋紀陳宋齊之女竝爲周王后無適本國之事是制深於士大夫許嫁唁兄又義不得衛女思歸以禮自抑載馳竹竿所爲作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帷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伯姬待姆安就炎燎樊姜侯命忍赴洪流傳皆綴集以垂來訓昨軒駕頻出幸馮翊君任城王第雖漸中秋餘熱尚蒸衡蓋往還聖躬煩倦左右僕侍衆過千百扶衛跋涉袍鉀在身昔人稱陛下甚樂臣等至苦或其事也但帝族方衍勲貴增遷祇請遂多將成彝式陛下遵酌前王貽厥後矩天下爲公億兆已任專薦郊廟止決大政輔神養和簡息游幸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神龜元年光表曰尋石經之作起自炎劉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官私顯隱漸加剝撤由是經石彌減文字增缺今求遣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原不朽之永格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計料石功

并字多少。欲補修之。後靈太后廢。遂寢。二年八月。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光表諫曰。伏見親昇上級。佇蹕表刹之下。祇心圖構。誠爲福善。聖躬玉趾。非所踐陟。臣庶恒惶。竊謂未可。九月。靈太后幸嵩山佛寺。光上表諫。不從。正光元年冬。賜光几杖衣服。二年春。明帝親釋奠國學。光執經南面。百寮陪列。司徒京兆王繼頻上表。以位讓光。四月。以光爲司徒。侍中。國子祭酒。領著作如故。光表固辭。歷年終不肯受。八月。獲禿鶯鳥於宮內。詔以示光。光表曰。此卽詩所謂有鶯在梁。解云。禿鶯也。貪惡之鳥。野澤所有。不應入於殿庭。昔魏氏黃初中。有鵜鶩集於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讓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爲不善。是以張璠惡鵠。賈誼忌鵬。鵜鶩鵲集而去。前王猶爲致誠。況今親入宮禁。爲人所獲。方被蓄養。晏然不以爲懼。準諸徃義。信有殊矣。饕餮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粱。時或食喙。一食之費。容過斤鎰。今春夏陽旱。穀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陛下爲人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於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伯愛雁。身死國滅。可爲寒心。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修德進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頤養神性。明帝覽表。大悅。卽棄之池澤。冬。詔光與安豐王延明。議定服章。三年六月。詔光乘步挽。至東西上閣。九月。進位太保。光又固辭。光年耆多務。病疾稍增。而自強不已。常在著作。疾篤不歸。四年十月。帝親臨光疾。詔斷賓客。中使相望。爲止聲樂。罷諸游眺。拜長子勵。爲齊州刺史。十一月。疾甚。敕子侄等曰。吾荷先帝厚恩。位至於此。史功不成。歿有遺恨。汝等速可送我還宅。氣力雖微。神明不亂。至第而薨。年七十三。明帝聞而悲泣。中使相尋。詔給東園溫明祕器。

誠

詩

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四百斤大鴻臚監護喪事車駕親臨撫屍慟哭御輦還宮流涕於路為減常膳言則追傷每至光座講讀之處未曾不改容悽悼贈太傅領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侍中如故又敕加後部鼓吹班劍依太保廣陽王故事謚文宣明帝祖喪建春門外望轎哀感儒者榮之初光太和中依宮商角徵羽本音而為五韻詩以贈李彪彪為十二次詩以報光光又為百三郡國詩以答之國別為卷為百三卷焉光寬和慈善不忤於物進退沈浮自得而已常慕胡廣黃瓊為人故為氣槩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舊德事之元又於光亦深宗敬及郭祚裴植見殺清河王懌遇禍光隨時俛仰竟不匡救於是天下譏之自從貴達罕所申薦曾啟其女壻彭城劉敬徽云敬徽為荊州五隴戍主女隨夫行常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為徐州長兼

別駕暫集京師明帝許之時人比之張禹光初為黃門則讓宋弁為中書監讓汝南王悅為太常讓劉芳為少傅讓元暉穆紹甄琛為國子祭酒讓清河王懌任城王澄為車騎儀同讓江陽王繼又讓靈太后父胡國珍皆顧望時情議者以為矯飾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終日怡怡未曾恚忿曾與門下省晝誦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入於懷緣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讚詠詩頌者數十人每為沙門朝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常數百人即為二經義疏三十餘卷識者知其疎略凡所為詩賦銘贊誄頌表啟數百篇五十餘卷別有集光子勵字彥德器學才德最有父風舉秀才中郎領軍將軍元又為明堂大將以勵為長史與從兄鴻俱有名於世父光疾甚拜征虜將軍齊州刺史侍父疾衣不解帶及薨孝明

勵

每加存慰。光華本鄉。詔遣主書張文伯宣弔。孝昌元年。除太尉長史。襲父爵。建義初。遇害河陰。贈侍中。衛將軍。青州刺史。勵弟劼。字彥玄。少清。身欲好學。有家風。魏末。累遷中書侍郎。與和三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於梁。天保初。以議禪代。除給事黃門侍郎。加國子祭酒。直內省。典機密。清儉勤慎。甚為齊文宣所知。拜南青州刺史。有政績。入為祕書監。齊州大中正。遷并省度支尚書。俄授京省。尋轉五兵尚書。監國史。臺閣之中。見稱簡正。武成之將禪後。主先以問劼。劼諫以為不可。由是忤意。出為南兗州刺史。代還。重為度支尚書。儀同三司。食文登縣幹。尋除中書令。加開府。待詔文林館。監修撰新書。卒。贈齊州刺史。尚書左僕射。謚文貞。初。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為子弟干祿。世門之胄。多處京官。而劼二子拱。為外任。弟廓之。從容謂劼曰。拱幸得不凡。何不在

敬友

省府中。清華之所。而竝出外藩。劼曰。立身來。恥以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莫不歎服。劼常恨魏收書。欲更作編年紀。而才思竟不能就。光弟敬友。本州從事。頗有受納。御史案之。乃與守者俱逃。後除梁郡太守。會遭所生憂。不拜。敬友精心佛道。晝夜誦經。免喪之後。遂菜食終身。恭寬接下。修身厲節。自景明已降。頻歲不登。饑寒請乞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於肅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卒于家。弟子鴻。鴻字彥鸞。少好讀書。博綜經史。稍遷尚書都兵郎中。詔太史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學才明者三十人。議定律令於尚書上省。鴻與光俱在其中。時論榮之。後為三公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寮。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推昔者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

超

者朝昇夕進。豈拘一階半級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此職。或騰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當。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譽。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黃龔。儒學。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為一槩。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武帝不從。三年。鴻以父憂解任。甘露降其廬。前樹十一月。宣武以本官徵鴻。四年。復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庭。樹後。遷中散大夫。高陽王友。仍領郎中。正光元年。加前將軍。修孝文宣武起居注。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闕略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成。但須記錄時事。以待後人。臨薨言。

十六國春秋

鴻於孝明五年。詔鴻以本官修緝國史。孝昌初。拜給事黃門侍郎。尋加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鴻在史。甫爾。未有所就。尋卒。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鴻弱冠。便有著述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元海。石勒。慕容儁。符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子。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竝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為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錄僭晉劉蕭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敢出行於外。宣武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至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既訖。不奏聞。鴻後典起居。乃志一作志載其表曰。臣聞帝王之興也。雖誕應圖籙。然必有驅除。蓋所以翦彼慝政。成此樂推。故戰國紛紜。

年過十紀。而漢祖夷殄羣豪。開四百之業。歷文景之懷。柔蠻夏世。宗之奮揚威武。始得涼朔同文。狎越一軌。於是談遷感漢德之盛。痛諸史放絕。乃鈐括舊書。著成太史。所謂緝茲人事。光彼天時之義也。昔晉惠不競。華戎亂起。三帝受制於姦臣。二皇晏駕於非所。五都蕭條。鞠爲煨燼。趙燕旣爲長蛇。遼海緬成殊域。中原無主。八十餘年。遺晉僻遠。勢略孤微。人殘兵革。靡所歸控。皇魏龍潛幽代。內修德政。外抗諸僞。并冀之人。懷寶之士。襁負而至者。日月相尋。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運。應天順人。龍飛受命。太宗必世重光。業隆玄默。世祖雄才。叡略闡耀。威靈農戰兼修。埽清氛穢。歲垂四紀。而寰宇一同。百姓始得陶然。蘇息欣於堯舜之代。自晉永寧以後。雖所在稱兵。競自尊樹。而能建邦命。氏成爲戰國者。十有六家。善惡興滅之形。用兵乖會之道。亦足以垂之將來。昭明勸戒。但諸史殘缺。體例全虧。編錄紛謬。繁略失所。宜審正同異。定爲一書。誠知敏謝允南。才非承祚。然國志史考之美。竊亦輒所庶幾。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諸國舊史。屬遷京甫。爾率多分散。求諸公私。驅馳數歲。又臣家貧祿微。唯任孤力。至於書寫所資。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向備。謹於吏案之暇。草構此書。區分時事。各繫本錄。稽以長歷。考諸舊志。刪正差謬。定爲實錄。商較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所以未及。善成輟筆。私求七載于今。此書本江南撰錄。恐中國所無。非臣私力所能終得。其起兵僭號事之始末。乃亦頗有。但不得此書。懼簡略不成。久思陳奏。乞敕緣邊求採。但愚賤無因。不敢輕輒。散騎常侍太常少卿荊州大中正趙邕。忽宣明旨。敕臣送呈。不悟九臯微志。乃得上聞。奉敕欣惶。慶懼兼至。今謹

以所訖者。附臣邕呈奏。臣又別作序例一卷。年志一卷。仰表皇朝。統括大義。俯明愚臣著錄微體。徒竊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致疎鄙。無一可觀。簡御之日。伏深慚悸。鴻意如此。自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傳讀。然鴻經綜既廣。多有違謬。至道武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始。而鴻以為改在元年。明元永興二年。慕容超禽於廣固。鴻又以為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為滅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子子元祕書郎。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稱臣亡考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前將軍。齊州大中正。鴻正始之末。任屬記言。撰緝餘暇。迺刊著趙燕秦夏西涼乞伏西蜀等遺載。為之贊序。褒貶評論。先朝之日。草構悉了。唯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購訪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為

卷之

春秋一百二

代之事。最為備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

一本。敢以仰呈。乞藏祕閣。以廣異家。子元後謀反。事發逃竄。會赦免。尋為其叔鴟所殺。光從祖弟長文。字景翰。少亦徙於代。都聰敏。有學識。永安中。累遷平州刺史。以老還家。專讀佛經。不關世事。卒。贈齊州刺史。謚曰貞。子懋。字德林。徐州征東府長史。長文從弟庠。字文序。有幹用。為東郡太守。元顥寇逼郡界。庠拒不從命。顥走還鄉里。孝莊還宮。賜爵平原伯。拜潁川太守。頗有政績。永熙初。除東徐州刺史。二年。為城人王早。蘭寶等所害。後贈驃騎將軍。吏部尚書。齊州刺史。子罕。襲爵。齊受禪。例降。光族弟榮先。字隆祖。涉歷經史。州辟主簿。子鐸。有文才。位中散大夫。鐸弟觀。羽林監。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後也。高祖瓊為慕容垂車騎屬。曾祖輯。南徙青州。因仕宋。為太山太守。祖修之。清河太守。

父元孫尚書郎青州刺史沈文秀之叛宋明帝使元孫討之爲文秀所害亮母房攜亮依其叔祖冀州刺史道固於歷城及慕容白曜平三齊內徙柔乾爲平齊人時年十歲常依季父幼孫居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冲當朝任事亮族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託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饑寒豈容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於冲冲召亮與語因謂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論使人胷中無復怵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記之不亮卽爲誦之涕淚交零聲韻不異冲甚奇之迎爲館客冲謂其兄子彥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冲薦之爲中書博士轉議郎尋遷尚書二千石孝文在洛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又一日孝文曰朕已待之不煩卿輩也驛徵亮兼吏部郎俄爲太子中舍人遷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亮雖歷顯任其妻不免親事春斂孝文聞之嘉其清貧詔帶野王令孝明親政遷給事黃門侍郎仍兼吏部郎領青州大中正亮自參選事垂將十年廉慎明決爲尚書郭祚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尋除散騎常侍仍爲黃門遷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自遷都之後經略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亮在度支別立條格歲省億計又議修汴蔡二渠以通邊運公私賴焉侍中廣平王懷以母弟之親左右不遵憲法敕亮推究孝明禁懷不通賓客者久之後因宴集懷恃親使忿欲陵突亮亮乃正色責之卽起於孝明前脫冠請罪遂拜辭欲出孝明曰廣平麤疎向來又醉卿之所悉何奈如此也遂詔亮復坐令懷謝焉亮外雖方正內亦承候時情宣傳左右郭神安頗被孝明識遇以弟託亮亮引爲御史

及神安敗後。因集禁中。孝明令兼侍中盧昶。宣旨責亮曰。在法官何故受左右囑請。亮拜謝而已。無以上對。轉都官尚書。又轉七兵領廷尉卿。加散騎常侍。徐州刺史。元昶撫御失和。詔亮馳駟安撫。亮至劾昶處以大辟。勞賚綏慰。百姓怙然。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察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爲浮橋。汎長無恒。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度渭。以像閣道。此卽以柱爲橋。今唯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籍此爲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亮性公清。敏于斷決。所在竝號稱職。三輔服其德。政孝明嘉之。詔賜衣馬被褥。後納其女爲九嬪。徵爲太常卿。攝吏部事。孝明初。出爲定州刺史。梁左游擊將軍趙祖悅率衆據硤石。

詔亮假鎮南將軍。齊王蕭寶夤鎮東將軍。章武王融安南將軍。竝使持節督諸軍。以討之。靈太后勞遣亮等。賜戎服雜物。亮至硤石。祖悅出城逆戰。大破之。祖悅復於城外置二柵。欲拒軍。亮焚擊破之。亮與李崇爲水陸之期。日日進攻。而崇不至。及李平至。崇乃進軍。共平硤石。靈太后賜亮璽書曰。硤石旣平。大勢全舉。淮堰孤危。自將奔遁。若仍敢游魂。此當易以立計。禽翦蟻徒。應在旦夕。將軍推轂所馮。親對其事。處分經略。宜共協齊。必令得埽蕩之理。盡彼遺燼也。隨便守禦。及分度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路。期之全獲。無令漏逸。若畏威降首者。自加蠲宥。以仁爲本。任之雅筭。以功進號。鎮北將軍李平。部分諸軍將。水陸兼進。以討堰賊。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而發。平表亮。輒還京。失乘勝之機。闕水陸之會。今處亮死。上議靈太后。令曰。亮去留自擅。違我經略。雖有小捷。豈免大

咎。但吾攝御萬機。庶茲惡殺。可特聽以功補過。及平至亮與爭功於禁中。形於聲色。尋除殿中尚書。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爲怨亮。乃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一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辨。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勇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亮答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微幸。得爲吏部尚書。當其壯也。尚不如人。況今朽老。而居帝難之任。常思同升舉直。以報明主之恩。盡忠竭力。不爲貽厥之累。昨爲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爲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當爲汝論之。吾兼正六爲吏部郎。三爲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鏡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勲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唯可曠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垂組乘軒。求其烹鮮之效。未曾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

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敝，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云：德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令當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修、義城、陽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歷侍中、太常卿、左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時劉騰擅權，亮託妻劉氏傾身事之。故頻年之中，名位隆赫，有識者譏之。轉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疽發於背，明帝遣舍人問疾。亮上表乞解僕射，詔不許。尋卒，詔給東園祕器，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貞烈。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其為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人為碾，及為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磴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亮有三子：士安、士和、士泰。並強幹，善於當世。士安，歷尚書北部郎，卒於諫議大夫。贈左將軍、光州刺史，無子。弟士和，以子乾亨繼。乾亨，武定中，尚書都兵郎中。士和初為司空主簿，蕭寶夤之在關中，高選僚佐，以為都督府長史。時莫折念生遣使詐降，寶夤表士和兼度支尚書，為隴右行臺令，入秦撫慰。為念生所害。士泰，歷給事中、司空。從事中郎，諫議大夫，司空司馬。明帝末，荆蠻侵斥，以士泰為龍驤將軍，征蠻別將事。平以功，賜爵五等男。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都督青州刺史。謚曰文肅。子肇師，襲爵。肇師少時疎放，長遂變節，更成謹厚。涉獵經史，頗有文思。天平初，以通直散騎侍郎為慰勞青州使。至齊州界，為土賊崔迦、葉等拘，欲逼與同事。肇師執志不動，喻以禍福，賊遂捨之。仍巡慰青部而還。肇師以從弟乾亨同居，事伯母甚謹。齊文襄嘗言：肇師合誅，左右問其故，曰：崔鴻十六國春秋述諸僭偽，而不及江東。左右曰：肇師與鴻別族，乃止。天保初，以參定渾

代禮儀封襄城縣男仍兼中書侍郎卒始鄴下有薛生者能相人言趙彥琛當大貴肇師因問已答曰公門望雖高爵位不及趙終如其言亮弟敬默奉朝請卒於征虜長史贈南陽太守子思韶從亮征碓石以軍功賜爵武成子爲冀州別駕敬默弟敬遠以其賤出殊不經紀論者譏焉

光韶亮從父弟也父幼孫太原太守光韶事親以孝悌初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伯孿生操業相侔特相友愛遂經吏部尚書李沖讓官於光伯辭色懇至沖爲奏聞孝文嘉而許之太和二十年以光韶爲司空行參軍復請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皇朝恥無讓德和亦謙退辭而不當孝文善之遂以和爲廣陵王國常侍尋敕光韶祕書郎掌校華林御書累遷青州中從事後爲司空騎兵參軍又兼司徒戶曹出爲濟州輔國府司馬刺史高植

改

甚知之政事多委訪焉遷青州平東府長史府解敕知州事光韶清直明斷吏人畏愛之入爲司空從事中郎以母老解官歸養賦詩展意朝士屬和者數十人久之欲爲司徒諮議固辭不拜光韶性嚴聲韻抗烈與人平談常若震厲至於兄弟議論外聞謂爲忿怒然孔懷雍睦人少逮之孝莊初河間邢杲率河北流人十餘萬衆政逼州郡刺史元儁憂不自安州人乞光韶爲長史以鎮之時陽平路回寓居齊土與杲潛相影響引賊入郭光韶臨機處分在難確然賊退之後刺史表光韶忠毅朝廷嘉之發使慰勞尋爲東道軍司及元顥入洛自河以南莫不風靡刺史廣陵王欣集文武以議所從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梁國稱兵本朝亂臣賊子曠代少疇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齒等荷朝眷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張烈前郢州刺史房叔祖徵

士張僧皓咸云軍司議是欣乃斬顯使尋徵輔國將軍再遷廷尉卿秘書監祖瑩以贓罪被劾光韶必欲致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尚書令臨淮王彧吏部尚書李神儁侍中李彧並勢望當時皆爲瑩求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其一如何反爲罪人言乎其執意不回如此永安擾亂遂還鄉里光韶博學強辯尤好理論至於人倫名教得失之間權而論之不以一毫假物家是於財而性儉吝衣馬敝瘦食味麤薄始光韶在都同里人王蔓於夜遇盜害其二子孝莊詔黃門高道穆令加檢捕一坊之內家別搜索至光韶宅綾絹錢布置篋充積議者譏其矯嗇其家資產皆光伯所營光伯亡悉焚其契河間邢子才曾貸錢數萬後送還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刺史元弼前妻是光韶之繼室兄女弼貪慝不法光韶以親情亟相非責弼銜之時耿翔反於州界弼誣先韶子通與賊連結囚其合家考掠非理而光韶與之辯爭詞色不屈會樊子鵠爲東道大使知其見枉理出之時人勸令詣樊陳謝光韶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子鵠亦歎尚之後刺史侯深代下疑懼謀爲不軌夜劫光韶以兵協之責以謀略光韶曰凡起兵須有名義使君今日舉動直是作賊耳知復何計深雖恨之敬而不敢害尋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不起光韶以世道屯遼朝廷屢變閉門却掃吉凶斷絕誠子孫曰吾自謂立身無慚古烈但以祿命有限無容希世取進在官以來不冒一級官雖不達經爲九卿且吾平生素業足以遺汝官闕亦何足言也吾旣運薄便經三娶而汝之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之後不須合也然贈謚之及出自君恩豈容子孫自求之也勿須求贈若違吾志如有福靈不享汝祀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

食未嘗一片不同。至於兒女冠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弟。弟頃橫禍，權作松觀，亦可為吾作松棺。使吾見之，卒年七十一，孝靜初侍中賈思同申啟稱述光韶，詔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青州刺史。光韶弟光伯為青州別駕，後以族弟休臨州申牒求解，尚書奏案禮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臣昆弟，不臣諸父，封君之孫，得盡臣計，始封之君，即是世繼之祖，尚不得臣，況今刺史既非世繼，而得行臣吏之節，執笏稱名者乎？檢光伯請解，率禮不愆，謂宜許。遂靈太后令從之。尋除北海太守，有司以其吏滿，依例奏代。明帝詔曰：光伯自蒞海沂，清風遠著，兼其兄光韶復能辭榮侍養兄弟，忠孝宜有甄錄。可更申三年，以廣風化。後歷太傅諮議參軍，節閔帝時，崔祖塲、張僧皓起逆，攻東陽，旬日間，眾十餘萬，刺史東萊王貴平欲令光伯出城慰勞，兄光韶爭之曰：以下官觀之，非可慰喻止也。貴平逼之，不得已。光伯遂出城，未及曉，喻為飛矢所中。卒。贈青州刺史，子滔，武定末，殷州別駕，修之弟道固。

道固字季堅，其母卑賤，嫡母兄攸之，目連等輕侮之。父輯謂攸之曰：此兒姿識，或能興大門戶。汝等何以輕之？攸之等遇之彌薄，輯乃資給道固，令其南仕。時宋孝武為徐兗二州刺史，以道固為從事。道固美形貌，善舉止，習武事，孝武嘉之。會青州刺史新除過彭城，孝武謂曰：崔道固人身如此，豈可為寒士？而世人以其偏廡侮之，可為歎息。刺史至州，辟為主簿，後為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竝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逼其所生，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所作，咸拜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宜答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賤其諸兄，後為冀州刺史，鎮歷城。宋明帝立，徐

州刺史薛安都與道固等立廢帝子業弟子勳敗乃歸魏獻文帝以爲南冀州刺史清河公宋明帝遣說道固以爲徐州刺史復歸宋皇興初獻文詔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討道固道固面縛請罪白曜送赴都詔恕其死乃徙齊土望共道固守城者數百家於桑乾立平齊郡於平城西北北新城以道固爲太守賜爵臨淄子尋徙居京城西南二百餘里舊除館之西延興中卒子景徽襲爵初道固之在客邸與薛安都畢衆敬隣館時以公集相見本旣同由武達頗結寮舊時安都志已衰朽於道固疎略而衆敬每盡殷勤道固謂劉休賓房法壽曰古人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安都視人殊自蕭索畢固依依也景徽字文獻卒於平州刺史謚曰定子休纂襲爵道固兄目連子僧祐僧深坐兄僧祐與沙門法秀謀反徙薄骨律鎮後位南青州刺史元妻房氏生子伯麟伯驥後薄房氏

董
納平原杜氏與俱徙生四子伯鳳祖龍祖虬僧深得還之後絕房氏遂與杜氏及四子寓青州伯麟伯驥與母房居冀州雖往來父間而心存母氏孝慈之道頓阻一門僧深卒伯麟奔赴不敢入家寄哭寺門祖龍剛躁與兄伯麟訟嫡庶竝以刀劍自衛若怨讎焉祖虬小字社客晉泰初反爾朱仲遠討斬之祖虬少好學不馳競僧深從弟和位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埋錢數百斛其母李春思董惜錢不買子軌字啟則盜錢百萬背和亡走後至儀同開府鎧曹參軍坐貪僞賜死晉陽

論曰崔光風素虛遠學業深長孝文歸其才博許其大至明主周知臣也歷事三朝師訓少主不出宮省坐致台傅斯亦近世之所希有但顧懷大雅託迹中庸其於容身之譏斯乃胡廣所不免也鴻博綜古今立言爲事亦才志之士乎崔亮旣明達從事動有名

迹於斷年之選。失之逾遠。救弊未聞。終為國蠹。無苟而已。其若是乎。光韶居雅仗。正有國士之風矣。

十五年八月二十日七日朝晏三海音甚矣

北史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二 終

西川中鳳崗

氏書

北史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三

裴叔業

夏侯道遷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悅之

淳于誕

沈文秀

張讜

李苗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張烈

李叔彪

路恃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五世祖苞晉秦州刺史祖苞自河東居於襄陽父順宗兄叔寶仕宋齊並有名位叔業

少有氣幹頗以將略自許宋元徽末歷官為羽林監齊高帝驃騎行參軍齊受命累遷為寧蠻長史廣平太守叔業早與齊明帝同事明帝輔政以為心腹使領軍奄襲諸蕃鎮盡心用命及即位以為給事黃門侍郎封武昌縣伯孝文南次鍾離拜叔業為徐州刺史以水軍入淮帝令郎中裴聿往與之語叔業盛飾左右服翫以夸之聿曰伯父儀服誠為美麗但恨不晝游爾齊帝崩廢帝即位誅大臣都下屢有變發叔業登壽春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言富貴亦可辦耳未幾見徙南充州刺史會陳顯達圍建鄴叔業遣司馬李元護應之及顯達敗而還叔業慮內難未已不願為南充州齊廢主嬖臣茹法珍王暄之等疑其有異去來者竝云叔業北入叔業兄子植颺瑜粲等棄母奔壽陽法珍等以其既在壇場且欲羈縻之白齊主遣中書舍人裴穆慰誘之許不

須回換叔業雖得停而憂懼不已時梁武帝為雍州刺史叔業遣
親人馬文範以自安之計訪之梁武帝曰雍州若能堅據襄陽輒
當戮力自保若不爾回面向北不失河南公梁武報曰唯應送家
還都以安慰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逼當勒馬二萬人直出橫江
以斷其後則天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
一地相處河南公寧復可得如此則南歸望絕矣叔業沉疑未決
遣信詣豫州刺史薛真度訪入北之宜真度答書盛陳朝廷風化
叔業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韋伯昕奉表內附景明元年正月宣
武詔授叔業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州刺史征南將軍封蘭陵
郡公又賜叔業璽書遣彭城王勰尚書令王肅赴接軍水度淮叔
業病卒李元護席法友等推叔業兄子植監州事詔贈叔業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武公給東園溫明祕器子儁之字文
德仕齊隨郡王左常侍先卒子譚紹封譚儼險好殺所乘牛馬為
小驚逸手自殺之然孝事諸叔盡于子道國祿歲入每以分贍世
以此稱之位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南豫州刺史謚曰敬子測
字伯源襲歷通直散騎侍郎天平中走於關中儁之弟芬之字文馥
長者好施篤愛諸弟仕齊位羽林監入魏以父勳封上蔡伯為東
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靜稱後徙封山莊縣遷歧州刺史為隴賊所
圍城陷賊以送上邽為莫折念生所害贈青州刺史芬之弟藹之
字幼重性輕率好琴書其內弟柳諧善鼓琴藹之師而微不及也
位汝陽太守叔業長兄子彥先少有志尚叔業以壽春入魏彥先
封雍丘縣子位勃海相卒謚曰惠恭彥先子約字元儉性頗剛鯁
後襲爵冀州大乘賊起敕為別將行勃海郡事城陷見害長子英
起武定末洛州刺史英起弟威起卒于齊王府中兵參軍贈鴻臚

植

少卿彥先弟絢揚州中從事時揚州霖雨水入城刺史李崇居城上繫船憑焉絢率城南人數千家汎舟南走高原謂崇還北遂與別駕鄭祖起等送于十四人于梁崇勒水軍討之衆潰見獲投水而死植字文遠叔業兄叔寶子也少而好學覽綜經史尤長釋典善談理義隨叔業在壽春叔業卒席法友柳玄達等共舉植監州祕叔業喪問敎命處分皆出于植於是開門納魏軍詔以植爲兗州刺史崇義縣侯入爲大鴻臚卿後以長子昕南叛有司處之大辟詔特恕其罪以表勳誠尋除授揚州大中正出爲瀛州刺史再遷度支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植性非柱石所爲無恒兗州之還也表請解官隱于嵩山宣武不許深以爲怪然公私集諭自言人門不後王肅怪朝廷處之不高及爲尚書志意頗滿欲以政事爲已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辭氣激揚見于言色及入參議論時對衆官面有譏毀又表毀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中于忠黃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韋伯昕告植欲謀廢黜尚書又奏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子旨遂詐稱被詔率合部曲欲圖領軍于忠時忠專權旣構成其禍又矯詔殺之朝野稱冤臨終神志自存遺令子弟命盡之後剪落鬚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葬於嵩高之陰初植與僕射郭祚都水使者韋儁等同時見害後祚儁事雪加贈而植追復封爵而已植故吏勃海刁冲上疏訟之於是贈尚書僕射揚州刺史乃改葬植母夏侯道遷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後非衣帽不見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門經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唯少子衍得以常服見之且父温清植在瀛州也其母年踰七十以身爲婢自施三寶布衣麻菲手執箕箒於

沙門寺掃灑。植弟瑜，粲衍，竝亦奴僕之服。泣涕而從，有感道俗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免其母。於是出家為比丘，入嵩高積歲，乃還家。植既長，嫡母又年老，其在州數歲，以妻子自隨。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滌江南之俗也。論者譏焉。植弟颺，壯果有謀略，在齊以軍功，位驍騎將軍，入魏為南司州刺史，封義安縣伯。詔命未至，為賊所殺。進爵為侯，宣武以颺勳効未立而卒，其子炯，不得襲封。明帝初，炯行貨于執事，乃封城平縣伯。炯字休光，小字黃頭，頗有文學，善事權門，領軍元叉納其金帛，除鎮遠將軍、散騎常侍、揚州大中正。進爵為侯，改封高城。尋兼尚書右丞，出為東郡太守，為城人所害，贈散騎常侍、青州刺史。諡曰簡。颺弟瑜，字文琬，封下密縣子，試守滎陽郡，坐虐暴殺入，免官。後徙封灌津子，卒於勃海太守，贈豫州刺史。諡曰定。瑜弟

颺

炯

粲

粲字文亮，封舒縣子。沉重善風儀，頗以驕豪為失。歷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粲，粲不從，雍甚為恨。後因九日馬射，敕畿內太守皆赴京師。雍時為州牧，粲修謁，雍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邁，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解顏。及坐定，謂粲曰：「可更為一行。」粲便下席為行，從容而出，坐事免。後宣武聞粲善自擲置，欲觀其風度，令傳詔就家急召之。須臾，問使者相屬，合家恆懼，不測所以。粲更恬然，神色不變。帝歎異之。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粲候肇，唯長揖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乃令人持蓋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學，親昇講座，雖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但不涉經史，終為知音所輕。」後為揚州大中正，中書令。明帝釋奠，以為侍講。轉

金紫光祿大夫。元顥入洛，以粲為西兗州刺史。尋為濮陽太守。崔
 巨倫所逐，棄州入高山，節閔帝。初復為中書令。後正月晦，帝出
 臨洛濱，粲起御前再拜，上壽酒。帝曰：昔北海入朝，覽竊神器，爾日
 卿戒之以酒，今欲我飲，何異于往情？粲曰：北海志在沈湎，故諫其
 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敢獻微誠。帝曰：甚愧來譽，仍為命酌。奉武
 初出為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土人勸令禱於海神。粲
 憚違衆人，乃為祈請，直據胡床，舉盃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
 拜謁。粲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致禮海神？卒不肯
 拜。時青州叛賊耿翔寇亂三齊，粲唯高譚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
 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粲云：豈有此理？左右又言：已
 入州門。粲乃徐云：耿王可引上聽事。自餘部衆且付城人。不達時
 變如此，尋為翔害，送首于梁。子含，字文若，員外散騎侍郎。粲弟衍，
 守文舒，學識優於諸兄，才亦過之。事親以孝聞，兼有將略。仕齊位
 陰平太守。歸魏，授通直郎。衍堅辭朝命，上表請隱。嵩高詔從之。宣
 武末，稍以出山干祿執事。後歷建興、河內二郡太守。歷二郡廉貞
 寡欲，善撫百姓。人吏追思之。孝昌初，梁將曹敬宗寇荊州，詔衍為
 別將，與恒農太守王罷救荊州。衍大破之。荊州圍解，除北道都督。
 鎮鄴西之武城，封安陽縣子。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潛圖叛逆，衍
 覺其有異，密表陳之。尋而鑒所部別將稽宗馳驛告變，乃詔衍與
 都督源子邕、李神軌等討鑒。平之。除相州刺史。北道大都督。進
 封臨汝縣公。詔衍與子邕北討葛榮。軍敗見害，贈車騎大將軍。司
 空相州刺史。子嵩襲叔業之歸魏。又有尹挺、柳玄達、韋伯昕、皇甫
 光、梁祐、崔高容、閻慶胤、柳僧習，並預其功。尹挺，天水冀人，仕齊位
 陳郡太守。與叔業參謀歸誠。歷南司州刺史。柳玄達，河東解人，頗

柳癩
瘡癩也

涉經史仕齊諸王參軍與叔業姻婭周旋叔業獻款玄達贊成其計入魏除司徒諮議參軍封南頓縣子卒改封夏陽縣子絳襲絳弟遠字季雲性麤放無拘檢時人或謂之柳癩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季武初除儀同開府參軍事放情琴酒之間每出行返家人或問消息答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後客遊卒玄達弟玄瑜位陰平太守卒子諧頗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佐郎於河陰遇害韋伯昕京兆杜陵人學尚有壯氣自以材智優於裴植常輕之植嫉之如讎即彥先之妹夫也叔業以其有大志故遣子芬之為質入魏封零陵縣男歷南陽太守坐事免後拜員外散騎常侍加中壘將軍告裴植謀為廢黜植坐死後百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為祟口云裴尚書死不獨見由何以見怒皇甫光安定人美鬚髯善言笑入魏卒於勃海太守兄椿

齡薛安都於彭城內附除歧州刺史椿齡子璋鄉郡相璋弟瑒位吏部郎性貪婪多所受納鬻賣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雍之婿為豫州刺史為政殘暴百姓患之卒於安南將軍光祿大夫贈尚書左僕射子長卿太尉司馬梁祐北地人叔業從姑子也好學便弓馬隨叔業征伐身被五十餘創景明初賜爵山桑子出為北地太守清身率下甚有聲稱歷太中大夫從容風雅好為談詠常與朝廷名賢泛舟洛水以詩酒自娛遷光祿大夫端然養志不歷權門卒于京兆內史崔高容清河人博學善文辭美風彩景明初位散騎侍郎出為揚州開府掾帶陳留太守卒官闔慶胤天水人博識洽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說不覺忘疲卒于敷城太守柳僧習見其子虬傳

夏侯道遷譙國人也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為結婚韋氏道遷云

欲懷四方之志。不願取婦。家人咸謂戲言。及婚。求覓不知所在。訪問乃云。逃入益州。後隨裴叔業於壽春。為南譙太守。二家雖為姻好。親情不協。遂單騎歸魏。拜驍騎將軍。隨王肅至壽春。肅薨。道遷棄戍南叛。會梁以莊丘黑為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鎮南鄭。黑請道遷為長史。帶漢中郡。會黑死。而道遷陰圖歸順。先是仇池鎮將陽靈珍反叛。南奔。梁以靈珍為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中。道遷乃擊靈珍。斬其父子。送首於京師。江悅之等推道遷為梁秦二州刺史。道遷遣表歸闕。詔璽書慰勉。授持節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豐縣侯。遣尚書邢巒指授節度。道遷表受平南常侍。而辭豫州。豐縣侯引裴叔業公爵為例。宣武不許。道遷自南鄭來朝京師。引見於太極東堂。免冠徒跣。謝曰。比在壽春。遭韋纘之酷。申控無所。致此猖狂。是改之來。希酬昔遇。宣武曰。卿建為山之功。一簣之玷。何足謝也。道遷以賞報為微。逡巡不拜。尋改封濮陽縣侯。歲餘。頻表解州。宣武許之。除南兗州大中正。不拜。道遷雖學不深洽。而歷覽書史。閑習尺牘。好言宴務。口實京師。珍羞罔不畢有。於京城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殖列蔬果。延致秀彥。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匹。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語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歷華瀛二州刺史。為政清嚴。善禁盜賊。卒。贈雍州刺史。謚明侯。初。道遷以拔漢中歸誠。本由王穎興之計。求分邑戶五百。封之。宣武不許。靈太后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太后大奇之。議欲更以二百戶封穎興。會卒。遂寢。道遷不聘正室。唯有子數人。長子夬。字元廷。歷鎮遠將軍。南兗州大中正。夬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猶數千餘匹。穀

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饑寒。初道遷知夫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夫未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至其家聽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夫心驚懼，謂人曰：世寶爲官，少間必擊我也。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卽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乃悟。流汗徹於寢具。至明，前京城太守趙卓詣之，見其衣溼，謂夫曰：卿昨夜當大飲，溺衣如此。夫乃具陳所夢，先是旬餘，祕書監鄭道昭暴病卒。夫聞謂卓曰：人生何常，唯當縱飲。于是昏酣遂甚。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虛劣。俄而心悶而死。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二百下許，贈鉅鹿太守。初，夫與南人辛諶、庾遵、江文遙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開爾。脫有先亡者，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共飲饗。及夫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夫靈前，仍共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夫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盃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夫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披簾欲出，便卽僵仆。狀若被毆。夫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人憶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嗔責？僧明便悟，而欣宗鬼語如夫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罪。又發陰私竊盜，咸有次緒。夫妻裴植之女也。與道遷諸妾不睦，訟閱徹于公庭。子籍年十餘歲，襲祖封，已數年。而夫弟脊等言其眇目癩疾，不任承繼，自以與夫同庶，已應紹襲。尚書奏籍承封道遷。兄子抱夫位咸陽太守。道遷之謀，又襄陽羅道珍、北海王安世、潁川辛諶、漢中姜承等皆參其勳。末道珍爲齊州東平原相，有能名。安世符堅丞相王猛玄孫也。歷涉書傳，位北華州刺史。諶魏衛尉。辛毗後也有文學。位濮陽上黨二郡太守。承善彈琴，有文學。位漢中太守。承弟漾亦善士。性至孝。時潁川庾道者亦與

道遷俱入國。雖不參勳謀，亦爲奇士。歷覽史傳，善艸隸書，輕財重義。仕梁右中郎將。及至洛陽，環堵弊廬，多與儁秀交舊，積二十餘歲，殊無宦情。後爲饒安縣令，罷卒。

李元護，遼東襄平人，晉司徒胤之八世孫也。胤子順璠及孫沉志，皆有名宦。沉孫根，仕慕容寶爲中書監，根子後智等隨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數世無名。三齊豪門多輕之。元護以魏平齊後，隨父懷慶南奔，身長八尺，美鬚髯，少有武力，仕齊位馬頭太守。雖以將用自達，然亦頗覽文史，習於簡牘。後爲裴叔業司馬，帶汝陰太守。叔業歸順，元護贊同其謀。叔業疾病，元護督率上下，以俟援軍。壽春尅定，元護頗有力焉。景明初，以元護爲齊州刺史，廣饒縣伯。尋以州人聊世明圖爲不軌，元護誅戮所加，微爲濫酷。州內饑儉，表請賑貸，蠲其賦役，但多有部曲，時爲侵擾，城邑苦之，故不得爲良

士

刺史也。三年卒，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凶問。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綱佐餞別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元護妾妓十餘，聲色自縱，情慾旣甚，支骨稍消，鬚長二尺，一時落盡。贈青州刺史。元護爲齊州，經拜舊墓，巡省故宅，饗賜邨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吾嘗以方伯簿伍至青州，仕女屬目，若喪過東陽，不可不好設儀衛，哭泣盡哀，令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誠。子會襲，正始中降爵爲子。會頑駭，好酒，其妻南陽太守清河房伯玉女也，甚有姿色，會不答之。房乃通其弟機，因會醉殺之。子景宣襲，機與房遂如夫婦，積十餘年。房氏色衰，乃更婚娶。元護弟靜，性貪忍，兄亡未斂，便剝妓服玩及餘物，歷齊郡內史。

席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仕齊，以膂力自効，任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建安戍主。後與裴叔業同謀歸魏，拜豫州刺史，苞信縣。

伯叔業卒後法友與裴植追成業志淮南尅定法友有力焉歷華并二州刺史後爲別將出淮南欲解胸山之圍法友始渡淮而胸山敗沒遂停十年恬靜自安不競世利宣武末除濟州刺史廉和著稱又徙封乘氏後卒於光祿大夫贈秦州刺史謚襄侯子景通襲善事元叉兼賂又叉繼爲司空引景通爲掾卒贈衛尉少卿子郾襲走關西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姚泓之滅其祖父南遷世弼身長七尺八寸魁岸有壯氣善艸隸書好愛墳典仕齊爲軍主助成壽春遂與裴叔業同謀歸誠除南徐州刺史封慎縣伯後除東秦州刺史政任於刑爲人所怨有受納之響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彈會赦免後爲河北太守有清稱再遷中山內史加平北將軍直閭元羅領軍元叉弟也曾過中山謂曰二州刺史翻復爲郡當恨恨爾世弼自儀同之號起自鄧隲平北爲郡始在下官卒贈豫州刺史謚曰康長子會汝陽太守次子由字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隸書性方厚有名士風又工摹書爲時人所服位東萊太守罷郡寓居潁川天平初元洪威構逆大軍攻討爲亂兵所害名流悼惜之

江悅之字彥和濟陽考城人也七世祖統晉散騎常侍避劉石之亂南渡祖興之父範之竝爲宋武所誅悅之少孤仕宋歷諸王參軍好兵書有將略善待士有部曲數百人仕齊爲後軍將軍部曲稱衆千有餘人梁初以討滅劉季連功進號冠軍將軍武興氏攻破白馬進圖南鄭悅之大破氏衆還復白馬梁秦二州刺史莊丘黑死夏侯道遷與悅之及龐樹軍主李忻榮張元亮士孫天與等謀以梁州內附梁華陽太守尹天寶率衆向州城遂圍南鄭悅之晝夜督戰會武興軍至天寶敗道遷克全勳款悅之因寶有力焉

與道遷俱至洛陽尋卒贈梁州刺史追封安平縣子諡曰莊悅之
二子文遙文遠文遙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道遷之圖楊
靈珍文遙奮劔請行遂手斬靈珍襲父封拜咸陽太守勤於禮接
終日坐聽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顏屏人密問于是人所疾苦大盜
姓名奸猾吏長無不知悉郡中震肅奸劫息止政為雍州諸郡之
最後為安州刺史善於綏納甚得物情時杜洛周葛榮等相繼叛
逆幽燕巴南悉沒唯文遙介在群賊之外孤城獨守鳩集荒餘且
耕且戰百姓皆樂為用卒官長史許思祖等以文遙有遺愛復推
其子果行州事既攝州事乃遣使奉表藉帝嘉之除果通直散騎
侍郎行安州事既而賊勢轉盛救援不接果乃攜諸弟并率城人
東奔高麗天平中詔高麗送果等元象中乃得還朝文遠善騎射
勇于攻戰以軍功位中散大夫龍驤將軍

淳于誕字靈遠其先太山中山人也後世居蜀漢或家安國之桓陵
縣父興宗齊南安太守誕年十二隨父向揚州父於路為群盜所
害誕雖幼而哀感奮發傾資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讎州里之間
無不稱歎景明中自漢歸魏陳伐蜀計宣武嘉納之延昌末王旅
大舉除驃騎將軍都督別部司馬領鄉導統軍誕不願先受榮爵
乃固讓實官止參戎號及奉辭之日詔若尅成都即以益州許之
師次晉壽蜀人大震屬宣武晏駕不果而還後以客例起家羽林
監正光中秦隴反叛詔誕為西南道軍司馬與行臺魏子建共參
經略時梁益州刺史蕭深猷遣將樊文熾蕭世澄等率眾數萬圍
小劔戍子建遣誕勒兵馳赴大敗之禽世澄等十一人文熾先走
獲免孝昌初于運以誕行華陽郡帶白馬戍後卒於東梁州刺史
贈益州刺史諡曰莊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也。父慶之。南史有傳。文秀仕宋。位青州刺史。和平六年。宋明帝殺其主子業。文秀與諸州推立子業弟。子勛。子勛敗。皇興初。文秀與崔道固俱以州降魏。宋遣其弟文景來諭之。文秀復歸宋。爲刺史如故。後慕容白曜長驅至東陽。文秀始欲降。以軍人擄掠。遂有悔心。乃嬰城固守。白曜旣下歷城。乃并力攻討。自夏至春。始尅。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於齋內。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裸。送于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禮。白曜忿之。因至搗撻。後還其衣。爲之設饌。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高等。鎖送京師。面縛數罪。宥死。待爲下客。給以麤衣蔬食。獻文重其節義。稍亦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太和三年。遷外都大官。孝文嘉其忠於其國。賜絹綵二百匹。後爲南征都將。臨發。賜以戎服。除懷州刺史。假吳郡公守清貧而政寬。不能禁止盜賊。大興水田。於公私頗有利益。卒官。子保沖。後爲徐州冠軍長史。坐據連口退敗。有司處之死刑。孝文詔保沖。文秀之子。可特原命。配洛陽作部。終身宜武時。卒于下邳太守房天樂者。清河人。滑稽多智。文秀拔爲長史。督齊郡州府事。一以委之。卒於京師。弟子嘉慶。漁陽太守。

張讜字處言。清河東武城人也。六世祖弘。晉長秋卿。父華。慕容超左僕射。讜仕宋。位東徐州刺史。及平徐克。讜乃歸順於尉元。亦表授東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與讜對爲刺史。後至京師。禮遇亞於薛。畢賜爵平陸侯。讜性開通。篤於接恤。青齊之士。雖疏族末姻。咸相敬視。李敷。李訢等。寵要勢家。亦推懷陳款。無所顧避。畢衆敬等。皆敬重之。高允之徒。亦相器待。卒。贈青州刺史。謚康侯。子敬伯。求致父喪。出葬冀州。清河舊墓。久不被許。停柩在家。積五六年。

第四子敬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南叛。爲徐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後得襲父爵，敬伯自以隨父歸國功，賜爵昌安侯。出爲樂陵太守。敬叔，武邑太守。父喪，得葬舊墓，還屬清河。初，讜兄弟十人，兄忠，字處順，在南爲合鄉令，歸降，賜爵新昌侯。卒于新興太守。贈冀州刺史。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爲婢。皇甫遂詐癡，不能疏沐，後讜爲宋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甫。文成怪其納財之多，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文成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數年卒。後十年，而讜入魏。兄子安世，正始中，自梁漢同夏侯道遷歸款，爲客積年，出爲東河間太守，卒。

李苗，字子宣，梓潼涪人也。父膺，梁太僕卿。苗出後叔父畎，畎爲梁州刺史，大著威名。王足之伐蜀，梁武命畎拒足於涪，許其益州及足退。梁武遂改授畎，畎怒，將有異圖，事發被害。苗年十五，有報雪志。延昌中，歸魏，仍陳圖蜀計。將軍高肇西伐，詔假苗龍驤將軍、鄉導、次晉壽。宣武晏駕，班師，後以客例除員外散騎侍郎。苗有文武材幹，以大功不就，家恥未雪，嘗懷慷慨，乃上書陳平定江南之計。其文理甚切。於時明帝幼沖，無遠畎之心，竟不能納。正光末，三秦反叛，侵及三輔。時承平既久，人不習戰，苗以隴兵强悍，且群聚無資，乃上書以爲：「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潰。夫颯至風起，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今且宜勒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卒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群妖自散。於是詔苗爲統軍，與別將淳于誕出梁益，兼行臺。魏子建、子建以苗爲郎中。

苗蜀人也

仍領統軍。深見知待。孝昌中兼尚書左丞。為西北道行臺。與大都督宗正珍孫討汾絳蜀賊。平之。及殺余朱榮。從弟世隆。權部曲。還逼都邑。孝莊幸大夏門。集群臣博議。百寮計無所出。苗獨奮衣起。曰。今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效節之時。請以一旅之眾。為陛下徑斷河梁。莊帝壯而許焉。苗乃募人於馬渚上流。以師夜下去橋數里。放火燒船。俄然橋絕。賊沒水死者甚眾。官軍不至。賊乃涉水。與苗死鬪。眾寡不敵。苗浮河而沒。帝聞哀傷久之。贈都督。梁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河陽縣侯。諡忠烈。苗少有節操。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請出長安。諸葛不許。歎息謂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曾不嗟咨絕倒。太保城陽王徽。司徒臨淮王彧。竝重之。二王頗或不穆。苗每諫責。徽寵勢隆極。猜忌彌甚。苗謂人曰。城陽蜂目豺聲。今轉彰矣。解鼓琴。善屬文。詠工尺牘之敏。當世罕及。死之日。朝野悲壯之。及帝幽崩。世隆入洛。王者追苗贈封。以

白世隆。世隆曰。吾爾時群議更三日。便欲大縱兵士。燒燔都邑。任其採掠。賴苗京師獲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追之。子曇襲爵。劉藻。字彥先。廣平易陽人也。六世祖遐。從晉元帝南渡。父宗之。宋廬江太守。藻涉獵群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大安中。與妹夫李疑俱來歸魏。賜爵易陽子。擢拜南部主書。號為稱職。時北地諸羌恃險作亂。前後宰守不能制。朝廷患之。以藻為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來歸款。朝廷嘉之。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為駭奴戍主。詔曰。選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敘。在任八年。遷離城鎮將。太和中。改鎮為岐州。以藻為岐州刺史。轉秦州刺史。秦人恃險。率多麤暴。或拒課輸。或害吏長。自前守宰皆遙領。不入郡縣。藻開示恩信。誅戮豪橫。羌氏憚之。守宰于是始得

居其舊所。遇車駕南伐，以藻爲東道都督。秦人紛擾，詔藻還州。人情乃定。仍與安南元英征漢中，破賊軍。長驅至南鄭，壅平梁州。奉詔還軍，乃不克果。後車駕南伐，以藻爲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爲東道別將，辭於洛水之南。孝文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古人，庶亦不留賊虜。』而陛下輒當醜曲阿之酒，以待百官。」帝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戰，敗。俱徙平州。景明初，宣武追錄舊功，拜藻爲太尉司馬。卒。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啓爲其國郎中令。襲子爵。永安中，歷河北黎陽二郡太守。所在無政績。天平中，坐子洪業入於關中，率衆侵擾，伏法。

傅永，字修期，清河人也。幼隨叔父洪仲與張幸自青州入魏，尋復南奔。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到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不能答，請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爲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幹。爲崔道固城局參軍，與道固俱降，入爲平齊百姓。父母竝老饑寒，十數年，賴其強於人事，戮力傭丐，得以存立。晚爲奉禮郎，詣長安，拜文明太后父燕宣王廟，賜爵貝丘男。除中書博士。王肅之爲豫州，又以永爲王肅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難信，言於孝文曰：「已選傅修期爲其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爲帝眷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齊將魯康祖、趙公政侵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擊之。永量吳楚兵好以斫營爲事，又賊若夜來，必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旣設伏，仍密令人以瓠盛火，渡南岍，當深處，置之。敎云：「若有火起，卽亦然之。」其夜，康祖、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營，東西二伏，俠擊之。康祖等奔趣淮水，火旣競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火，爭

夾

渡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禽公政康祖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尸斬首并公政送京師時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東侵楚王戍肅復令永將伏兵擊其後軍破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帝嘉之遣謁者就豫州策拜永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具丘縣男帝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傳修期爾裴叔業又圍渦陽時帝在豫州遣永爲統軍與高聰劉藻成道益任莫問等救之永曰深溝固壘然後圖之聰等不從一戰而敗聰等棄甲奔懸瓠永獨收散卒徐還賊追至又設伏擊之挫其銳藻徙邊永免官爵而已不經旬詔永爲汝陰鎮將帶汝陰太守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歸魏密通於永及將迎納詔永爲統軍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諸軍俱入壽春同日而永在後故康生大眼二人竝賞列土永唯清河男齊將陳伯之逼壽春沿淮爲寇時司徒彭城王勰廣陵侯元衍同鎮壽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以爲憂詔遣永爲統軍領汝陰三千人先援之永至勰令永引軍入城永曰若如教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勰并勢以擊伯之頻有剋捷中山王英之征義陽永爲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齊將馬僊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僊琕賊俯射永洞其左股永出箭復入遂大破之僊琕燒營卷甲而遁英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旣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爲露布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采直與之改陳列軍儀處置形要而英深賞之還京除太中大夫後除恒農太守非心所樂時英

東征鍾離表請永求以爲將朝廷不聽永每言曰馬援克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此郡然於御人非其所長故在任無多聲稱後爲南兗州刺史年踰八十猶能馳射盤馬奮稍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還京拜光祿大夫卒贈齊州刺史永嘗登北芒於平坦處奮矛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冲王肅欲葬附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遣教子叔偉此吾之永宅也永妻賈氏留本鄉永至代都娶妾馮氏生叔偉及數女賈後歸平城無男唯一女馮恃子事賈無禮叔偉亦奉賈不順賈不忿之馮先永卒叔偉稱父命欲葬北芒賈疑叔偉將以馮合葬遂求歸葬永于所封貝丘縣事經司徒司徒胡國珍感其所慕許叔偉葬焉賈乃邀訴靈太后太后從賈意乃葬於東清河又永昔營宅兆葬父母於舊鄉賈于此強徙之於永同處永宗親不能抑葬已數十年矣棺爲桑棗根所達束去地八餘甚爲周固以斧斫出之于坎時人咸怪叔偉膂力過人彎弓二百斤左右馳射能立馬上與人角騁見者以爲得永武而不得永文

傅豎眼本清河人也七世祖佃佃子邁石季龍太常祖父融南徙度河家于磐陽爲鄉閭所重性豪俠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材力融以自負謂足爲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有一人曰唯傳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唯有傳靈根可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唯有傳靈越能解此文融謂其三子文武材幹以駕馭當世常從容謂鄉人曰汝聞之不鬲蟲之子有三靈此圖讖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士多相歸附宋將蕭斌王玄謨寇碣磧時融始死玄謨強引靈慶爲軍主將攻城攻車爲城內所燒

靈慶懼軍法。詐云傷重。令左右輿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遁。還弒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並有雄材，兼其部曲多是壯勇，如彭超尸生之徒，皆一當數十人，援不虛發，不可逼也。」玄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弟匿山澤間。時靈慶從叔乾愛為弒法曹參軍，弒遣乾愛誘呼之，以腰刀為信，密令壯健者隨之，而健愛不知弒之欲圖靈慶。既至，弒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與母崔氏訣言：「法曹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至京師，因說齊人慕化。青州可平，文成大悅，拜靈越青州刺史。貝丘子鎮羊蘭城，靈根為臨齊副將，鎮明潛壘。靈越北入之，後母崔氏遇赦免。宋恐靈越在邊擾三齊，乃以靈越叔父琰為冀州中從事。乾愛為樂陵太守，樂陵與羊蘭隔河相對，命琰遣其門生與靈越婢詐為夫婦，投化以招之。靈越與母分離，思積，遂與靈根南走。靈越與羊蘭奮兵相擊，乾愛出遣船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得俱渡，臨齊人知，剽斬殺之。乾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愆期狀，靈越殊不應答。乾愛不以為惡，敕左右出匣中烏皮袴褶令靈越代所常服。靈越言不須。乾愛云：「汝可著體上衣服。」見垣公也。時垣護之為刺史，靈越奮聲言：「垣公垣公，著此當見南方國主，豈垣公也。」竟不肯著。及至丹陽，宋孝武見而禮之，拜兗州司馬。而乾愛亦遷青冀司馬，帶魏郡。後二人俱還建鄴。靈越意，恒欲為兄復讎，而乾愛初不疑防。知乾愛嗜雞肉葵菜食，乃為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飯，還而卒。後數年，靈越為太原太守，升城後舉兵，同孝武子子勛。子勛以靈越為前軍將，軍子勛敗，靈越軍眾散亡。為明帝將王廣之軍人所擒，厲聲曰：「我傳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廣之生送。詣宋輔國司馬劉劭，劭躬自慰勞。靈越曰：「人生歸於死，實無面求活。」劭壯其意，送詣建康。宋

脫一字

乾

明帝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乃殺之。豎眼卽靈越子也。沉毅壯烈。少有父風。入魏。鎮南王肅見而異之。且奇其父節。傾身禮敬。表爲參軍。以軍功累遷益州刺史。高肇伐蜀。假豎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兵三萬。先討巴北。所至剋捷。豎眼性旣清素。不營產業。衣食之外。俸祿粟帛。皆以饗賜。夷首振恤士卒。撫蜀人以恩信。爲本保境安人。不以小利侵竊。有掠蜀人入境者。皆移送還本。檢勒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夷相率款謁。仰其德化。思爲魏人矣。宣武甚嘉之。明帝初。屢請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人追隨戀泣者數百里。梁將趙祖悅逼壽春。鎮南將軍崔亮討之。以豎眼爲持節鎮南軍司。法僧旣至。大失人和。梁遣其衡州刺史張齊。因人心怨入寇。進圍州城。朝廷以西南爲憂。乃驛徵豎眼於淮南。以爲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以討齊。給銅印千餘。須有

去

假職者。聽六品已下。板之。豎眼旣出梁州。梁軍所在拒塞。豎眼三日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出身。頗致九捷。蜀人間豎眼復爲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豎眼至州。白水已東。人皆寧業。張齊仍阻白水。屯寇葭萌。豎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大破其軍。齊被重創。奔而退。小劔大劔賊亦捐城西走。益州平。靈太后璽書慰勞。賜驊騮馬一匹。寶劔一口。後轉岐州刺史。仍轉梁州刺史。梁州人旣得豎眼爲牧。人咸自賀。而豎眼至州。遇患不堪。綜理其子敬紹。嶮暴不仁。聚貨耽色。甚爲人害。遠近怨望。尋假鎮南休軍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諸軍事。梁遣其北梁州長史錫休儒等十軍。率衆三萬人寇直城。豎眼遣敬紹總衆赴擊。大破之。敬紹頗覽書傳。敏有膽力。而奢淫倜儻。輕爲殘害。又見天下多事。陰懷異圖。欲杜絕四方。擅據南鄭。令其妾兄唐崑崙扇攬於外。聚衆圍城。敬紹謀爲內

將

應賊圍既合。事泄。在城兵執敬紹。白豎眼而殺之。豎眼恚。發疾卒。永安中。贈吏部尚書左齊州刺史。孝武帝初。贈司空公相州刺史。長子敬和。次敬仲。竝好酒薄行。傾側勢家。敬和。孝莊時。以其父有遺惠於益州。復爲益州刺史。至州。聚斂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仍爲梁將樊文熾攻圍。城降。送於江南。後以齊神武威德日廣。令敬和還北。以申和通之意。除北徐州刺史。復以耽酒爲土賊掩襲。棄城走。遂廢棄。卒於家。

張烈。字徽之。清河東武城人也。孝文帝賜名曰烈。仍以本名爲字。爲高祖悌。爲慕容儁尚書右僕射。曾祖恂。散騎常侍。隨慕容德南度。因居齊郡之臨淄縣。烈少孤貧。涉獵經史。有氣槩。時青州有崔徽伯房。徽叔與烈竝有令譽。時人號三徽。孝文時。入官代都。歷侍御。主文中散。遷洛爲太子步兵校尉。齊將陳顯達謀將入寇。時順

陽太守王清石。世官江南。荆州刺史廣陽王禧。慮其有異。表請代之。詔侍臣各舉所知。互有申薦者。帝曰。太子步兵張烈。每論軍國事。時有會人意處。朕欲用之。如何。彭城王勰稱讚之。遂除順陽太守。烈到郡二日。便爲齊將崔慧景攻圍之。七十餘日。烈撫厲將士。甚得軍人之和。會車駕南討。慧景遁走。帝親勞之。曰。卿果能不負所寄。烈謝曰。不過鑾輿親駕。臣不免困於犬羊。自是陛下不負臣。非臣能不負陛下。帝善其對。宣武卽位。追錄先勳。封清河縣子。尋以母老歸養。積十餘年。頻遇凶儉。烈爲粥以食饑人。蒙濟者甚衆。鄉黨以此稱之。明帝卽位。爲司空長史。先是元叉父江陽王繼。曾爲青州刺史。及叉當權。烈託故義之。遂引諂附。歷給事黃門侍郎。光祿大夫。靈太后反政。以叉黨出。爲青州刺史。時議者以烈家產畜殖。家僮甚多。慮其有異。恐不宜出。爲本州改濶州刺史。爲政

腹文
僧皓字
山客歷
漢書
工於
世
初徵
大

清靜吏人安之。後因辭老還鄉。兄弟同居。怡然為親類所慕。卒于家。烈先為家誠。千餘言。并自敘志行。及所歷之官。臨終。敕子姪。不聽求贈。但勒家誠立碑而已。其子質。奉行焉。質博學。有才藝。位諫議大夫。國子博士。散騎侍郎。徵竝不起。世號為君。好營產業。孜孜不已。藏錮巨萬。他資稱是。兄弟自俱饑約。車馬瘦弊。身服布裳。而婢妾紈綺。僧皓尤好蒲奕戲。不擇人。是以德譏于世。節閔帝時。崔祖螭舉兵。攻東陽城。僧皓與同事。事敗。死於獄中。

李叔彪。勃海蓆人也。從祖金神。嘉中。與高允俱徵。位征南從事中郎。叔彪好學博聞。有識度。為鄉閭所稱。太和。中。拜中書博士。與清河崔亮。河間邢巒。竝相親友。三遷國子博士。本國中正。攝樂陵中正。性清直。甚有公平之稱。歷中書侍郎。太尉高陽王雍。以其器操重之。尋除假節。行華州事。為吏人所稱。卒。贈南青州刺史。謚曰穆。

叔彪子述。字道興。有學識。州舉秀才。拜太常博士。使詣長安。冊祭燕宣王廟。還除儀曹郎。賜爵。縣男。稍遷興平太守。卒。子象。字孟則。清簡有風。槩博涉群書。初襲爵。稍遷中書侍郎。光祿大夫。兼散騎常侍。使梁。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象從容風素。有名於時。喪妻無子。終竟不娶。論者非之。

路恃慶。字伯瑞。陽平清泉人也。祖綽。陽平太守。恃慶有幹用。與廣平宋翻。俱知名。為鄉閭所稱。太和。中。除奉朝請。恃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因推讓之。孝文遂竝拜焉。累遷定州河間王深。長史。深貪暴肆意。恃慶每進苦言。卒。贈左將軍。安州刺史。謚曰襄。子祖壁。給事中。恃慶弟仲信。思令。竝有令名。官位。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譙郡太守。亮好學。有節操。太和。中。舉秀才。為奉朝請。後兼員外常侍。使高麗。高麗王。託疾不拜。以亮

辱命坐白衣守郎中。歷濟北平原二郡太守。以清嚴稱。後爲東荊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夏安之。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啓弟子起。爲奉朝請。議者稱之。卒於光祿大夫。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弟詮。悅等。竝歷位清顯。

曹世表。字景昇。魏大司馬休九世孫也。祖謨。父慶。竝有學問。世表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群書。爲司徒記室。與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隴西辛雄。竝相友善。侍中崔光。鄉里貴達。每稱美之。延昌中。除清河太守。臨官省約。百姓安之。卒。昌中。爲尚書左丞。出行東豫州刺史。遷東南道行臺。卒。贈齊州刺史。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也。父靈乾。中書侍郎。永基性通率。輕財好施。爲長樂太守。時葛榮攻信都。永基與刺史元孚同心防捍。力窮城陷。榮欲害孚。永基請以身代孚死。永安二年。除潁川太守。

遷東徐州刺史。永熙中。爲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尋加衛大將軍。復除東徐州刺史。前後在州。爲吏人所愛。卒。贈尚書右僕射。司徒公。冀州刺史。子子義。子智。子義學。涉有父風。任隋。至尚書右丞。朱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也。頗涉于史。開解几案。稍遷尚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元旭與隴西辛雄。范陽祖瑩。太山羊深。西平淳于恭。竝以才用見留。尋兼尚書右丞。仍郎中。本州中正。時關西都督蕭寶夤啓云。所統十萬。食唯一月。明帝大怒。詔問所由。錄令已下。皆推罪。元旭入見。御坐前。屈指校計。寶夤兵糧。乃踰一年。事乃得釋。後遷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中。復拜尚書左丞。旣無風操。俛仰隨俗。性多機數。自容而已。於時朝廷分汲郡河內二界。扶風之地。立義州。置關西歸款戶。除元旭。義州刺史。卒官。

論曰壽春形勝南鄭要嶮乃建鄴之扇髀成都之喉隘裴叔業夏
侯道遷體運知機飄然鵲起舉地而來功誠兩茂其以大啓茅賦
兼列旄旟固其宜矣植不恒其德器小志大斯所以顛覆也衍才
行將略不遂其終惜哉李席王江雖復因人成事亦爲果決之士
淳于誕好立功名有志竟不遂也文秀不回有死節之氣非直身
蒙嘉禮遂乃子免刑戮在我欲其罵人忠義可不勉也張讜觀機
委質篤恤流離亦仁智矣李苗以文武幹局沉毅過人臨難慨然
奮斯大節蹈忠履義沒而後已仁必有勇其斯人之謂乎劉藻傳
永豎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豎眼加以撫邊導俗風化尤美方之
二子固已優乎抑又魏世良牧張烈早有氣尚名輩見知趣捨沉
浮俱至顯達雅道正路其殆病諸李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象風
彩詞涉亦當年之俊又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拔萃從官咸

享名器各由也

昭和十五年八月廿四日

